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二）

滿義

《人間福報》主筆

二、弘化的方式不同

一生懷抱興隆佛教之志的太虛大師，五十歲於靈鷲山度過生日時，目睹佛教在印度凋零沒落，只留下古蹟供人憑弔，一時有感而作詩云：「覺樹榮枯幾度更，靈山寂寂待重興；此來不用傷遲暮，佛法弘揚本在僧。」

「弘法利生」自古以來一直是僧眾責無旁貸的使命，所謂「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綜觀佛教史上，歷代的寺院無不興辦許多利濟群生的事業，例如植樹造林、鑿井開渠、築橋鋪路、經營碾磨、設置浴室、賑饑濟貧、施醫給藥、方便行旅、養老育幼、急難救助，乃至開辦義塚、義學等。因為佛教辦有資生利眾的事業，對社稷民生有所貢獻，所以能夠走入社會，能被世人所需要與接受，故能盛行於世。

然而自隋唐以後，佛教出現數百年日漸衰微的現象，尤其明清以降，佛教受到政治力的介入，被迫走入山林而日漸與世間脫節。加上過去佛教一向尊重出世間法，鄙視世間法；佛教徒普遍不重視世間資生的問題，只是一心急於求證出世的解脫，導致佛教被視為消極、厭世之教，而為世人所排拒。

十二歲時因為一句承諾而出家的星雲大師，出家後就是感於當時佛教因循明清隱遁山林的自了思想，一般寺院平時既不講經說法，也沒有興辦弘法活動，更無任何福國利民的公益慈善事業，終年莫不山門緊閉，只有在特定的法會之期才開放給信徒拜拜、趕齋，故而當時社會對佛教有很不好的觀感，覺得出家人不事生產，是社會的「消費者」。面對來自社會如此不屑的批評，當時星雲大師心裡油然而起一股振興佛教的使命感，他強烈的意識到，「佛教要有前途，必須發展事業」（《如是說》）。

這種思想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在大師出家之前，由於經常隨同虔誠信佛的外婆到寺廟燒香拜佛，當時他看到寺院的大雄寶殿裡，三寶佛、二十四諸天，乃至四大金剛、十殿閻羅等，都極為莊嚴巍峨，然而整個寺院卻見不到任何佛教事業，也沒有感受到佛教對人間

的關懷。當時大師小小的心靈裡直覺這不是真正的佛教，他認為：「真正的佛教應該是教人如何解脫自在、如何獲得幸福安樂，如果缺少這些義理的弘揚與資生事業的發展，則佛教對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是說》）當時這樣的一念，其實已經在他的八識田中種下了改革佛教的思想種子，而其日後對振興佛教所做的重大作為之一，就是創辦各種弘法事業。

大師認為人生在世都有職業，尤其佛教的出家人更要有「弘法成家務，利生為事業」的使命感。他主張現代僧伽應該「以講經開示、授課教書、著作編寫、慈善救濟、教會行政、大眾傳播、領眾薰修，乃至服務道場，建設許多的佛化事業，以繼往開來，紹隆佛種為職志」（《怎樣做個佛光人》第八講）。

就因為當初這麼一念興隆佛教的願心，星雲大師近一甲子以來的弘法生涯中，始終一本初衷身體力行，努力實踐理想，因此造就了今日佛光山遍及五大洲二百多個寺院道場，以及佛光會在世界七十多個國家地區的一百多個協分會，每日本著「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之四大宗旨，同步在各地推展各項佛教事業與弘法活動，方便善巧的接引社會各階層人士接觸佛教、認識佛教，終而讓佛教走向社會，走到家庭，走入生活，走進人心。目前在全球佛光人同心協力推動下，不但帶動台灣佛教蓬勃發展，同時也把人間佛教的種子播向五大洲，真正實現其「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願心。

創辦佛教事業與推展弘法活動，其實是因應現實人生的生活需要，以及順應眾生得度因緣不同而施設的種種方便；透過事業與活動的舉辦，佛教因而得以普及人間，落實生活，真正實現「人間佛教」的理想。因此這種深具人間性、生活性、時代性、社會性、利他性、普濟性的現代弘化方式，是星雲大師實踐人間佛教很重要的一環。這種思想理念可以說散見在大師的開示與著作中，尤其在《怎樣做個佛光人》裡更是處處指陳。例如在第一講裡說「佛光人是事業第一，自己第二」。大師指出：「未來佛教的慧命，完全寄在佛法的事業上；教育、文化、慈善、共修活動等佛化事業，都是傳教的方便。」大師感於「自明清以來，教務衰微，僧伽素質低落，主要原因就是佛教沒有事業。社會信眾除了喪葬儀式偶需佛教外，竟不知佛教對他們還有其他關係」。因此呼籲「佛光人要以弘法利生的事業為職志」！要有「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發心，更要發願「以弘法利生的事業，供養三寶，奉獻給一切眾生」。在對佛光人殷切期許的同時，大師也深以多年來佛光山及其他佛教團體造就出來的人才，都能在各地從事養老院、育幼院、托兒所、幼稚園、學校、雜誌、報紙、電台、電視、講堂、醫院、出版社、圖書館等，而感欣慰地說：「我們的事業帶動了佛教的發展。」

在《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裡，大師進一步指出「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因為「大乘佛教的精神，雖然有出世的思想，但也要先作入世的事業！沒有入世的事業，和人間實際的生活脫了節，假如天天高呼出世的口號，國家不愛，父母不孝，族友不親，這樣就能容存

於天地社會之間嗎」？因此「佛光人要肯定復興佛教的不二法門，必然是先有入世的事業，然後再求出世的依歸」！

大師甚至提出「佛光人要先度生後度死」，他不否認「度死的功德也可以作為度生的因緣，一場如法的功德佛事，不但亡者受益，就是生者也會以此有了得度的因緣」。（《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不過大師認為：「佛光人還是應該先充實六度四攝的修養，佛光比丘要以做醫師、教師、教誨師、佈教師、工程師、領導師為職志；佛光比丘尼要以從事護士、幼教、音樂師、美術師、家政師、語文師等為目標；佛光優婆塞、優婆夷，要護持真正的佛法……所謂真正的佛法就是人間先度生後度死的佛教！」（《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只是大師也不諱言：「人間佛教的推動者，不但要博通經論，而且要具有一般社會知識，甚至天文地理、政經常識、講說寫作、各種技能，還有宗教體驗，莊嚴行儀，如果這些不能具備，就成為度生事業的缺失。」（《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

正因為感於「度生的活動難做，度死的功德好為」，「經懺佛事因為容易維生而成為一般僧侶的職業」，致使「人天師範的僧寶，淪於以經懺為職業，誤盡了天下蒼生，損失了無限的人才」！（《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所以在第八講裡，大師明示「佛光人不以經懺為職業」，經懺佛事應該是「和信徒結緣的方式之一，不可用為商業行為；佛光人應該抱持至誠懇切的心態，將經懺佛事作得莊嚴如法，切忌流於世俗經營，以應酬熱鬧為能事」。大師對經懺佛事的看法是，「應該懂得淨化改善，以此作為度眾的法門，以此作為弘法的方便」。

接著在第九講裡，大師深切期許「凡我佛光人不但要到國家會堂開示法要，也應該至鄉村陋巷領眾薰修；不但要舉辦慈善事業，濟貧救苦，也應該大興文化教育，遍灑菩提種子；不但要接引青年男女，為聖教注入新血，也應該化導幼齡兒童，使佛法燈燈相傳；不但要廣納十方，光大宗門，也應該拓展道場，國際弘法」。大師殷殷希望所有出家人要有「寧可以無寺院，不可以無事業；寧可以無學問，不可以無道德；寧可以無能力，不可以無發心」（《佛光教科書·佛教常識·寺院建築》）的悲心弘願。

大師創辦佛教事業的理念，雖然有其時代背景與環境因素使然，但也有相當程度是受到他的恩師志開上人影響。如他在《往事百語·先做馬牛》一文中說：「家師志開上人是佛教的實業家，他除了教書課徒之外，還興辦宗仰中學、棲霞律學院，同時也非常重視佛教的經濟實業發展，並效法百丈禪師自食其力的農工修行生活，曾經整治山林、創辦農場、燒窯生產、設置染織場……」

由於受其師父身教影響，乃至百丈禪師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再到民國太虛大師提倡「工禪生活」等，都給大師極大的啟發。加上他內在性格裡潛藏著一分弘揚人間佛教的熱情與悲願，因此註定他要走上一條向傳統挑戰的弘化之路，也因為他勇於革故鼎新，因此開啓了今日人間佛教的新機運。

關於大師的挑戰傳統與改革創新，後面會有論述。在此首先必須簡單介紹佛光山開山以來所創辦的弘法事業與傳教活動，從中除了可以看出星雲大師創新且富創意的弘化方式以外，尤其證明大師的人間佛教是「實踐」出來的，而非只是徒呼口號而已。

佛光山是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山，在星雲大師「佛光人要把佛化『教育』從幼稚園、小學、中學、一直推動到大學；從個人家庭一直推動到整個社會：從寺廟出家眾一直推動到社會大眾生活裡去。佛光人要把佛教『文化』普及於一切家庭，一切社會；佛光人要把佛教『慈善』事業到處設立；佛光人要把佛光幸福、歡喜，布滿人間」（《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的理念下，遍及全球的佛光人終年致力於教育、文化、慈善、活動等各項弘法事業的推動。

首先在教育方面，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創辦了壽山佛學院，二年後的六月十八日東方佛教學院破土，是為佛光山第一座硬體建築，可以看出，星雲大師創建佛光山，主要目的乃在於興學育才。目前在佛光山的教育體系下，經向政府正式立案的有：美國西來大學、宜蘭佛光大學、嘉義南華大學、三峽信徒大學、彰化社區大學、高雄普門中學、南投均頭中小學，以及籌辦中的澳洲南天大學等。

由於星雲大師辦學的目的，「除了為佛教培養弘法人才，也希望替社會造就人格思想健全，身心平衡發展的時代青年」（《如是說》），因此佛光山的教育主要分為「僧伽教育」與「社會教育」兩大體系。在社會教育方面，除了上述提及之大學及中小學以外，還包括勝鬘書院、維摩書院、都市佛學院、監獄弘法佈教（台南明德戒治班、屏東輔導所），以及幼教發展中心下有慈愛、慧慈、慈航、普門等十幾所幼稚園、托兒所，乃至遍布五大洲將近五十所的中華學校等。

其中勝鬘書院於一九九四年創辦，主要提供給二十五到四十五歲未婚女性一個有系統、有計畫的學佛場所，採國際遊學制度，既受基礎佛學訓練，又可開拓視野。至今辦了十一期，在將近三百名畢業生當中，有一百多人留在佛光山，此中有人出家，有人入道當師姑，也有人單純在佛光山的各事業單位領職服務。勝鬘書院已為許多女性單身貴族開啓了生命的另一扇窗，提供人生的另一種選擇；與勝鬘書院同性質的維摩書院，則專為在家男眾而辦，今年開辦第一期，有二十一人報名參加。

關於佛光山的社會教育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三年創辦佛光大學時發起「百萬人興學」活動，由信徒每人每月發心贊助一百元建校。大師認為這個活動本身就是對社會大眾的一種教育，一方面讓受益的學生懂得「感恩」，也讓布施的大眾懂得「奉獻」、「付出」、「喜捨」、「集體創作」，以及「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共生關係。

佛光大學在尚未開學前即承教育部補助二千八百萬元，二〇〇一年開學啓教時經教育部與環保署評定，創下「全世界校區最美麗的大學」等「十大第一」之殊榮。（《人間福報》，

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去年佛光山一年一度的功德主會特別選在佛光大學召開，許多信徒在參觀過佛光大學後說：「我很慚愧，我們發心沒有多少，但是佛光山的師父替我們做了這麼多。」負責佛光大學籌建工作的慈惠法師認為，讓信徒懂得自我謙虛、自我昇華，這就是「百萬興學」對社會的一種無形教化。

由於佛光大學籌建的因緣，促成了另一所位於嘉義大林的南華大學，同樣在佛光人與社會大眾的眾緣和合下於一九九六年先行開辦，這是台灣第一所免收學雜費的綜合性私立大學。

另外在僧伽教育方面，目前佛光山教育院轄下設有中國佛教研究院、叢林學院、國際學部（英文、日文佛學院、外籍學生研修班）、東方佛教學院，以及專修學部的十六所佛學院，在世界五大洲均有校區分部，值得一提的是，巴西聖保羅如來寺除了認養了近三百名貧民窟裡失怙、失教的兒童，給予技能、佛法的教育而成立「如來之子」以外，如來佛學院甫於今年創辦，已經招收正科生二十四人，以及預備班二百多名學生。

在各個佛學院裡，學生分別來自五大洲之不同種族與不同國籍的人士，例如非洲佛學院今年從報考的一百多人當中，錄取十七名學生，分別來自波斯瓦那、中國、印尼、剛果、馬拉威、納米比亞、南非、史瓦濟蘭、坦桑尼亞等九個國家，平均年齡二十五歲。光是一個非洲佛學院就已展現「多元種族」的特色，如果把佛光山所有佛學院的學生集合起來，儼然就是一個小小聯合國，這也是佛光山提倡「種族融和」的具體呈現。

去年佛光山叢林學院更增設「易地教學」，依各種語言安排學生到各個國家上課，分別是：英文到美國、葡文到巴西、韓文到韓國、日文到日本等。另外還設立「天眼佛學院」，透過網路的遠距教學，讓教育無遠弗屆的遍及五大洲。二〇〇四年開始，大師更連續兩年親自在西來大學，針對當代社會關心的「生命教育」、「宗教之間」、「戰爭與和平」、「自殺問題」、「人生命運」等議題進行遠距教學，有美國、加拿大各大學學生八百多人報名上課，他們透過網際網路與大師互動熱烈，事後回響不斷，佳評如潮。西來大學校長藍卡斯特教授因此特別面請大師，希望以後每年都能前往該校上課。

此外還有電視教學，除了人間衛視的電視佛學院以外，大師四十多年來在台視、中視、華視的「電視弘法」，不但成為第一位進入電視台弘法的出家人，而且打破當時三台的默契，首開遊走三家無線電視台製播節目的記錄。

附帶一提，目前佛光山在海內外有近百名碩博士生，分別留學於大陸、美國、緬甸、印度、泰國、韓國、歐洲等。另外已取得博士學位的有五十二人，碩士二百二十三人。他們都是星雲大師為實現辦教育的理想所「儲備」的人才。大師主張「佛教應該要弘揚教義，要以佛法來淨化人心，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說法，需要傳教，需要教育」（《佛光學·序》）。

目前佛光山所屬的講堂在海內外陸續成立，主要目的也是爲了讓大眾有固定的地方聽聞佛法，讓大眾有機會接受佛法的教育，藉以提昇信仰層次，實現大師「寺院學校化，學校寺院化」（《星雲法語》）的理念。他同時也認爲，籌建大學比建設道場更爲重要的，是籌建爲國家社會培養人才的大學。現在佛光山派下已有十六個佛學院、三所大學，大師還有心將普門中學擴大成爲一個教育城，從幼稚園開始，進而小學、中學、高中、大學乃至研究部，除了知識的傳授以外，更重視生活教育與人文思想的啓發。因爲大師深感「一個人有學問，並不代表就會做事、做人；人我的相處之道，要靠生活教育來啓發」（《星雲法語》）。

大師重視人格教育更甚於知識的灌輸，因此主張「生活重於知識、道德重於功利、普濟重於個己、自覺重於接受」（《星雲日記·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日》）。大師對教育的理念，乃至他爲佛光山訂定的佛光人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佛光人的精神：「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佛光人的理念：「你大我小、你對我錯、你有我無、你樂我苦」（《佛光學》）……等，都深得社會人士所激賞，尤其各級學校的老師更視爲教育最高指南。去年（二〇〇四）大陸山東省教育學會副會長周桂珍一行十八人，組團到佛光山參觀，他們在編藏處看到以上大師的法語，如獲至寶，一致對主持編務的永明、永進法師表示，這是他們所希望達到的教學目標，他們希望教育出來的學生，都能具備如此完美的品格與情操。甚至大師編印〈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用圖表列出歷代帝王年號、重要人物、紀事等，並把每個時代發生的重大佛教史實，在歷史年表中標示出來，很多學者認爲這是教授「佛教與中國文化」的最佳教材。

教育之外，文化也是佛光山弘法的重心。文化不但是千秋萬載的偉業，文化更是教育的根苗，以文化精華來爲社會教育紮根，大眾才有正確的依循。因此一九七七年特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著手將大藏經加以標點、註解、排版，重新付印，目前完成的有《阿含藏》、《禪藏》、《般若藏》、《淨土藏》、《法華藏》等。同時結合大陸學者將佛書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一百三十二本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以利一般人研讀佛書，深入經藏。尤其一九八八年編成的《佛光大辭典》，被譽爲「佛教百科全書」，並於翌年榮獲國家優良圖書金鼎獎。二年前（二〇〇三）更將中國近百年來佛教學者的碩、博士論文集結成《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以及把世界各國學者的學術著作編成《中國佛教文化論叢》。

此外，二〇〇一年發行的《普門學報》，於元旦出版第一期，之後每逢單月發行，內容包括中、日、英佛教學術論文、佛教著述書評、佛教學術動態報導、佛學新書簡介、佛教文摘等。其出刊之密集、內容之多元、內涵之豐富，不但首開學術界先河，亦爲佛教界之創舉。在此之前創辦的《人間福報》（二〇〇〇年），則每日把真善美的通俗佛法帶給社會大眾，這是以推動社會祥和、淨化世道人心爲目標，以關懷人類福祉、追求世界和平爲宗旨而創辦，是一份推動人間佛教，純淨無污染，適合全家人閱讀的報紙。甚至基於過去經常有人問：有心學佛，但不知應該看哪一部經或哪一本書，才能通盤瞭解佛教？爲此大師特編撰一套《佛教叢書》，內容分爲教理、經典、佛陀、弟子、教史、宗派、儀制、教用、藝文、人間佛教

等十類。之後又編著一套十二冊的《佛光教科書》，希望能把佛教做一番有系統而完整的介紹。

除此之外，文化院轄下有佛光出版社、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視聽中心、民眾圖書館、佛光文教中心、佛教經典叢書翻譯中心、佛光書局（高雄、台北、宜蘭、永和、三重、美國、加拿大、香港）等單位，平時從事各種佛書的編輯、翻譯、流通，以及佛教音樂、佛學講座等視聽音樂、影帶的製作、發行。

一九八七年佛光山為慶祝開山二十週年，特舉辦全省行腳托鉢活動，所得善款悉數用以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專門推動各項文教工作，包括出版電子大藏經、舉辦世界佛學會考，以及舉辦各種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例如一九八六年世界顯密佛教學術會議、一九八九年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亞洲佛教學術會議、一九九〇年國際佛教學術會議等，並贊助學者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各種實地考察研究。

尤其一九九〇年首度與國際佛光會聯合舉辦之「世界佛學會考」，乃佛教界一大創舉，考區遍及五大洲二十餘國，考生不分年齡、國籍、宗教信仰。每年計有百萬人以上應考，已然蔚成一股讀書風氣，對書香社會的建立、社會人心的淨化，都有深遠的影響，不但深受大眾讚賞，更是轟動全球。

此外，二〇〇三年為了慶祝星雲大師弘法五十週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辦了第一屆「人間音緣·星雲大師佛教歌曲發表會」，受到熱烈回響，寫下音樂弘法的新史頁。翌年因應大眾之請，再度舉行，結果比第一次更盛況，總共收到來自全球五大洲二千餘名作曲家創作的作品，從中選出九十八首入圍歌曲，連續六天於台北國父紀念館進行參賽展演。演出者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巴西、南非、德國、法國、澳洲、台灣、泰國、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等十八個國家、二十一個地區的代表，分別以英語、葡語、南非語、德語、法語、國語、祖魯族語、客語、泰語、日語、韓語等十七種語言詮釋佛曲，表演人數超過五百人。

「人間音緣」的舉辦，透過不同國家、不同國籍、不同年齡、不同語言的音樂呈現，不但顯示佛教音樂無國界，同時也是人間佛教的佛法生活化、通俗化、大眾化、國際化之呈現。誠如星雲大師於致詞時表示：「佛光山世界五大洲別分院在實踐人間佛教『走出去』的同時，也帶動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人間音緣』活動則將當地愛好音樂的人士帶回台灣，參與音樂創作比賽。音樂與宗教一樣無國界，佛教音樂的展演，對於倡導世界和平、促進種族融和，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山門日報》，二〇〇四年九月九日）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曾於八十二年榮獲中華民國社會運動第二屆「和風獎」之傑出社會風氣改善獎，由執行長慈惠法師代表接受總統頒獎，此中說明佛光山推動社會教化的成果已經受到社會的肯定。

另外，爲了把佛教與藝文結合，佛光山開山伊始就設立了「佛教文物陳列館」，及至後來陸續在全世界設有九所「佛光緣美術館」，分布於佛光山、台北道場、台南講堂、屏東講堂、美國西來寺、澳洲南天寺、中天寺、法國巴黎古堡、馬來西亞東禪寺等。平時除了展出佛教文物、藝術及社會名家作品外，去年更編印《世界佛教美術圖典》，方便一般人研究佛教藝術，這也是星雲大師實現「以藝文弘法」的重大方略之一。

一九九八年佛光衛視（今改名「人間衛視」）開台，以及二〇〇〇年創辦《人間福報》，更把佛教文化透過平面及視聽媒體傳播至五大洲。除此之外，佛光山早期的文教事業，包括每月印經、民眾講習班、幼教研習班、星期學校、信徒講習會、印度文化研究所等，都是佛教界的首創。

佛光山的弘法以文教爲主，但也不偏廢慈善。有關慈善方面，星雲大師爲了讓佛教徒重視現世生活，期於有生之年就能往「生」佛光山這片人間淨土，而不是一味把希望寄託在來生，因此創辦佛光精舍、宜蘭蘭陽仁愛之家，以及公辦民營的「鳳山長輩公寓」，乃至籌建中的養生寮，提供老者安養；設立大慈育幼院，撫孤育雛；創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萬壽園等，讓人的一生之生老病死，都可以在佛光山完成。

此外，還有急難救助會、冬令救濟會、友愛服務隊、觀音護生會、器官捐贈會、慈悲基金會等單位，各依眾生的需求而展開各項慈善救濟。其中急難救助方面，舉凡國內外發生任何重大天災人禍，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莫不於最快時間內投入賑災活動。

例如：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九二一震災，除在第一時間緊急捐款及提供物質救濟外，並有法師巡迴各災區，幫助往生者處理後事，以及舉行超薦法會以慰亡靈，同時成立十四所「佛光緣慈心站」，以佛法幫助生者重建心靈，走出震災的陰霾。尤其提供貨櫃屋、興建佛光村、認養中科、富功、平林、爽文等四所國民小學的重建工程等，總共花費約二千萬美金。事後更出版專刊，把每筆錢的用途及每個捐款者的姓名，一一公告，以徵信社會大眾。

一九九一年大陸發生洪澇之害，佛光會立刻捐出五十萬美金。甚至多年來在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嚴寬祐合作下，於中國內地建立四十餘所佛光希望學校、二十餘所佛光醫院。此外，二〇〇二年協助印度於震災後重建姆拉（Mundra）女生宿舍、二〇〇一年幫助西非國家塞內加爾興建一所中學，取名「地球村中學」、協助泰北偏遠山區安裝自來水管等。

一九九七年巴布新畿內亞發生大乾旱，經立委沈智慧及巴國駐台商務代表蔡明隆居中安排，大師隨即指示佛光會澳洲急難救助中心捐助相當於二萬美金的罐頭、泡麵、米和乾糧等食物。並於同一時間，大師指派弟子慧開法師攜帶一萬美金，前往義大利援助被地震震毀的義國教廷所屬聖·方濟各修會（St. Francis of Assisi Church）。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菲律賓呂宋島北部接連遭受兩個摧毀性熱帶風暴侵襲，洪澇及土石流衝擊，災情慘重。大師指示馬尼拉佛光山及菲律賓協會緊急行動，首先捐贈十萬美金賑災款，交由菲律賓 ABS-CBN 電視公司救災中心送往災區。隨後又籌集約菲幣八十萬元賑品，包含大米、速食麵、水、餅乾、食油、食鹽、毛毯、拖鞋及湯匙等九項物品，發動近百位義工立即包裝分發給二千五百個受災戶。

已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的國際佛光會，二〇〇四年捐贈十萬美元，協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面展開伊朗的震災緊急救援行動。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生南亞地區百年來最嚴重的地震引發海嘯之重大災難，當天正逢大師一年一度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佛學講座的第三天，講演後大師朗讀其親撰的〈為南亞印尼、印度等地區大地震祈願文〉，帶領與會大眾共同為災區民眾祈願祝禱，並於隔天發動佛光山與佛光會以籌募美金五百萬美元為賑災目標，除即時由各災區佛光會展開救災，之後並陸續在泰國、印度、印尼等災區各捐五十萬美元籌建孤兒院，以及捐給新聞局一千八百萬台幣，做為認養兒童的善款。甚至為了募款賑災而發動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山叢林學院、普門中學、均頭中小學、佛光青年團、佛光童軍團、佛光會等僧俗三千人，於全省同步托鉢，為賑災募款。佛光山前任宗長心定和尚更親往馬來西亞等災區實地賑災，除代表佛光山與佛光會捐贈美金十萬元，並帶領佛光僧眾前往大馬檳城浮羅勿洞災區主持「一二二六海嘯罹難者念佛超薦法會」，為罹難者齊聲念佛、為傷亡者祈願祝禱，並代表賑災單位發放救助款。

以上所舉，只是佛光山慈善事業中的大海一漚，佛光山除了常態性的各種慈善救濟終年不斷以外，每遇世界各地發生重大災難，莫不在第一時間就展開緊急救濟。但是，對於佛光山所做的一切，在星雲大師的眼中看來，一切都是那麼雲淡風輕。他在今年元月十五日接受中國時報記者夏念慈小姐專訪，談到這次賑災時說：「佛光山是個宗教團體，以文教弘法為主，不同於一般慈善社團，對於救災只是表達一點小小心意，希望配合政府、聯合各宗教，發揮聚沙成塔之效。」（《中國時報》，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六日）

由於佛光山向來是以文教弘法為重，對於慈善事業本著「救急重於救貧」的原則，只當成是度眾的方便，平時並沒有特別對外募款或宣傳，所以一般社會大眾對佛光山在慈善方面所做的事，其實所知有限，甚至有人質疑佛光山在慈善方面做了什麼？面對來自社會的不瞭解與責難，佛光人並不以為意，一本初衷，在不偏廢慈善的前提下，以文教弘法為重，「因為文教才能究竟解救人心，才是真正的慈善」（《如是說》）。放眼今日佛教徒信仰提昇，普遍具有正知正見，而且愈來愈年輕化，知識程度也愈來愈高，讓世人對佛教的看法完全改觀。此一成果，其實佛光山長期對文教弘法的堅持，功不可沒。

「文教為主，慈善為輔」，佛光山的弘化更以「共修活動」為方便。在共修方面，過去一般寺院的共修無非是念佛、拜懺、誦經、坐禪等。但是大師認為「共修不但指念佛會、禪坐會，還應該包括佛學講座、讀書會、座談會、問題討論，甚至各種活動等」（《普門學報·

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五·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他說：「過去佛教只重視念佛、拜佛，失去了許多信徒；佛教是要普度眾生的，普度眾生就是要讓大家歡喜什麼就做什麼。你不念佛，可以禪坐；甚至不信佛也沒有關係，你可以行佛，替佛教動員大眾一起來做善事。乃至你不歡喜拜佛，也可以到寺院來吃素菜；你覺得素菜吃不習慣，也可以到道場來談話聯誼，或是唱梵唄、聽音樂。所以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就是多元化、多功能的弘化，依大家的根機需要，實踐佛陀的『觀機逗教』，這就是人間佛教。」（《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五·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

在大師的這一理念下，佛光山每天在全世界所展開的活動與共修，可以說包羅萬象，種類之多不勝枚舉，而且有很多是佛教界首創。例如：佛教歌詠隊、佛化婚禮、佛光山朝山團、信徒香會、印度朝聖、回歸佛陀時代弘法大會、南北行腳、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坐會、金剛會議、傑出婦女會議、都市佛學院、假日修道會、禪淨密三修法會、佛光親屬會、世界佛學會考等，而這一切都是出自大師的智慧擘畫所創辦。

尤其一九七〇年舉辦第一期的大專佛學夏令營，這在當時政府戒嚴時期，不但一般集會不易，青年的活動更是諱莫如深。但是大師善巧的與救國團合辦，經此先例一開，之後各大專佛學社團紛紛成立，而佛光山則每年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之外，進而發展到教師、兒童、媽媽、老人等各種夏令營。這些活動的舉辦，對後來佛教的發展，影響深遠。

大師一向善於結合社會資源，例如創辦佛光大慈育幼院時，特別請交通銀行經理徐槐生擔任創辦人，目的是希望結合社會的力量，一起為大眾服務。大師一生所做，絕非一人獨佔，更不會一網打盡，例如南亞賑災，他把善款捐出，透過外交部、新聞局、教育部出面救災，正是「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大師做事的理念是：「凡事不一定非我不可，但是一旦無人承擔的時候，則捨我其誰。」（《如是說》）尤其每當遇到困難，更是勇於突破。他善於轉化逆境，凡是心中想做的事，總有辦法排除困難，因此總能首開風氣，帶動佛教成就無數創舉。例如民國四十二年在宜蘭成立念佛會，帶動台灣佛教徒集會共修，到如今分布五大洲有二百多個佛光山的別分院道場，每逢週六同聲念佛，若以每個道場三百人為基數，則每週六便有六萬多人同時進行共修。

念佛共修之外，大師為了接引青年學佛，特別成立佛教歌詠隊、青年學生會、光華文理補習班、民眾補習班、寫作班、兒童班，乃至浴佛節的花車遊行、青年弘法團下鄉弘法等，接引無數青年進入佛門。尤其一年一度的佛七共修，更是帶動整個宜蘭縣民熱烈參加，大師甚至把各里編成慈悲里、智慧里、菩提里……，儼然成為佛化村里。

然而當時大師雖然積極舉辦各種活動，卻不為政府乃至社會大眾所認定，直到後來創辦慈愛幼稚園，由於必須向政府立案，一時驚動縣政府及地方人士，認為佛教辦幼稚園是對社會的一大貢獻，這才對佛教有所肯定。這種反應讓大師有一個體認，佛教必須走上社會，必須辦一些與社會民生有關的事業，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所以後來他走上國家殿堂講經，乃

至現在一直呼籲佛教徒要「走出去」，這種思想理念的萌發，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始終堅持不變。現在大師更積極推動讀書會，他認為發展讀書會是未來弘法的重要方向，唯有發展讀書會，信徒才能年輕化、知識化。

目前佛光山海內外二百多所分別院，除了發展讀書會以外，每日舉辦的活動及參加共修的人數可以說難以計數。以下僅依活動之屬性、類別相近者，集中列舉若干如後：

活動：各種佛學夏令營（大專、教師、老人、兒童、媽媽）、大專佛學社團、青年會、兒童班、佛光文學攝影獎、水晶蓮花佛光文學獎、佛光哲學獎、家庭普照、佛光青年成年禮、親子運動大會、人間音緣、老歌義唱、書畫義賣、籃球比賽等。

慧解：佛學講座、世界佛學會考、座談會、讀書會、經典研究班、都市佛學院、信徒講習會、青少年佛學班、兒童佛學班、識字讀經班、松鶴學苑等。

修持：短期出家修道會、假日修道會、行腳托鉢法會、禪淨密三修法會、精進禪七、精進佛七、八關齋戒、在家五戒菩薩戒會、水陸法會、三時繫念、抄經、禮懺、朝山等。

會議：國際佛教學術會議、青年學術會議、國際禪學會議、國際佛教僧伽研習會、國際傑出婦女會議、國際金剛會議、國際佛教青年會議、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信徒大會、信徒講習會、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等。

語文：中文班、日文班、英文班、台語班、粵語班、西班牙語班等。

技藝：插花班、烹飪班、書法班、結藝班、民俗藝術班（如扯鈴）、繪畫班、梵唄班、合唱團、樂器團等。

社服：愛心媽媽、友愛服務、考生服務、交通服務、醫院服務、殘障服務、新移民留學生服務、語言服務、急難救助、掃街、資源回收、植樹救水源等。

關於活動，在星雲大師的理念裡，他認為：「人要經常運動，才能增強體魄；水要經常流動，才能長保潔淨。同樣地，一個團體如果能經常舉辦活動，必定能充滿服務的幹勁。」（《佛教叢書·儀制·社團活動篇》）因此在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成立後，他把佛光會定位為「具有活動性的社團」，他說：「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活躍於印度社會各階層，現代的佛教徒應該要動起來，發揮慈悲樂觀，積極進取的精神，將佛教的光明、希望、歡喜散布在世界每一個角落，讓每一個人都能享受人間淨土的清淨安樂。」（《佛光世界》）他明白揭示：「佛光會的發展固然要靠信仰的凝聚，更需要靠各種活動來充實內涵，因為有活動才有生命，有活動才有力量。」（《佛光世界》）

果然，自從佛光會成立後，每年所辦的各種大型活動，參加人數成千上萬，不但帶動社會大眾參加活動的風氣，尤其對社會人心的淨化，更有實質的影響與貢獻。

歷年來佛光會所辦的活動，舉其較具代表性者，如：

(一)一九九二年六月，聯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舉辦「把心找回來」的公益活動，邀請社會專家學者聯合舉行數十場講演，呼籲社會大眾尊重生命、關懷社會，找回人人自心本性裡的慈悲心、感恩心與慚愧心。

(二)一九九三年起每年舉辦「禪淨密三修萬人獻燈祈福法會」，透過萬人禪坐、念佛、持咒之修持來淨化人心，並將功德回向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三)一九九四年舉辦「淨化人心七誠運動」，透過七誠宣言、街頭簽名、校園輔導，以推行誠毒品、誠暴力、誠貪污、誠酗酒、誠色情、誠賭博、誠惡口等，期能淨化人心，建立祥和社會、杜絕毒品氾濫、敦厚倫理道德、創造全民安和樂利的生活。

(四)一九九七年舉辦「慈悲愛心人列車心靈淨化之旅」活動，以「心靈淨化、道德重整、找回良知、安定社會」為宗旨，共有八萬名慈悲愛心人參加。

(五)二〇〇二年舉辦「佛光人運動大會」，同一時間在北、中、南、花蓮、台東五個地區舉行，共有一萬五千名佛光人參加。大會除以提倡會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親子情誼為目的，並且推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之三好運動。

(六)舉辦關懷青少年系列活動，於全國舉行兒童青少年說故事比賽、青少年明心之旅、國際青少年夏令營、冬令營等。

(七)關懷受刑人而發起「開啓心窗」贈書活動，舉辦「讀好書，送好書」，捐書籍予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四所少年觀護所。並為台北監獄受刑人舉行短期出家修道會，讓其出獄之前有觀照自己、反省自己的機會。

(八)舉辦淨化社會、美化心靈的佛學講座，到監獄、軍中、各大專院校、中小學及國家禮堂講演。並於廣播電台製播佛教節目，藉此擴大社會教化的層面。

此外，未來佛光會還將舉辦的活動有：

(一)成立電話法語中心，讓求助無門的苦悶者，有傾訴的對象及給予佛法的指導和慰問。

(二)成立佛法相談所，為一切社會有困難的人解決其生活、職業、家庭、感情上的問題。

(三)成立病患者慰問團，有組織、有計畫的到醫院或家庭慰問病患，誦經祝福，贈送佛書。

(四)送醫藥到偏遠地區，支援雲水醫院，讓健康的人出錢，為窮苦的人看病。

(五)創辦婦女求職中心，解決離鄉婦女在求職期間的食住問題。

(六)組織急難扶助會，解決急難事故者之困境。

(七)成立養老基金會，照顧社會上孤單無依老人。

(八)創辦收容之家，暫時收容無家可歸的老弱婦孺，協助其調整身心。

(九)成立佛書交換研讀會，會員間有佛書者，可互相交換研讀，可藉此交換讀書心得。

(十)舉辦植樹救水源、廢紙回收、保護野生動物、倡導素食等環保運動，呼籲社會人士對生命的關懷。（《佛光世界》）

舉辦活動有學習的功能，有擴大的功能，有聯誼的功能，有成就的功能。藉由活動的參與，佛光會員彼此聯誼、交流、學習、開發潛能，並從個人擴大到團體，建立群我的關係，培養社會性格，豐富生活內涵，從活動中彼此關懷，廣結善緣。尤其透過佛光山與佛光會在世界各地推動各項弘法活動，不但讓佛光普照寰宇，同時也幫助海峽兩岸政府促進國際交流，成功的達成民間外交。如二〇〇一年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吳新興先生到美國西來寺參觀時表示：「台灣有三個外交部，除了官方的外交部之外，佛光會也是另外的一個『外交部』，佛光人所做的事情是台灣精神在海外的發揚。」（《人間福報》，二〇〇一年八月十四日）

另外，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在一九九三年國際佛光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中也致詞時表示，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在推動佛教現代化、社會化與生活化以外，更把中國大乘佛教有組織、有計畫的向國際社會弘傳，實現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崇高理念，同時在國民外交的開展上，成就了值得肯定的貢獻。（《台灣日報》，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

佛光山雖是寺廟，但是所從事的是綜合性的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利生工作，每日所從事的弘化活動之多元化，所發揮的社教功能之大，就以一九九四年創建的台北道場為例，創設之初，五樓是普門雜誌社、佛光出版社，十樓到十四樓除了道場本身的佛堂、禪堂、講堂、齋堂、會議室、社教館、滴水坊、辦公室等設施外，另有佛光會、佛光大學、淨土文教基金會等單位同在一棟大樓內辦公。台北道場在落成啓用當天，特啓建「福慧雙修行解並重四十九天禮懺證道共修大法會」，四十九天後獲得了一份統計數字，包括：

(一)**大悲懺法會**：每日一至三支香不等，總共舉行七十七場，約計三萬五千人參加，信徒來自全省二十二個縣市。其間，星雲大師開示七十四場，慈惠法師台語翻譯七十二場，慈容法師翻譯二場、開示三場。

(二)**會議室**：佛光大學、佛光會、台北道場所召開的會議，合計二十二場；同學上課、信徒開示，合計十九次。

(三)**禪堂**：早晚固定及中午臨時舉行的禪坐，總計一百二十一場，參加人數三千餘人，一半以上是大專學生。

(四)**講堂**：「生命的活水——佛教與我」講座共舉行四十九場，總計有二萬一千一百多人參加。其中聆聽二十場以上者，不下五十人。

(五)**素齋談禪**：總共舉行五十六次，參加者如郝柏村、蔣孝嚴、章孝慈、胡志強、葉樹珊、林富村、趙大深、李安等，皆為社會名流菁英，每次四十至八十人不等。總計三千人以上參加，除了來自全省各地，更有遠自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西班牙等地的中外人士百餘人。依參加者工作性質而分，包括政、經、軍、警、士、農、工、商、文教、演藝、傳播、宗教等。每場均有法語教唱，總共用去法語教材三千六百八十四張。

(六)**畫廊**：每日有一千多人參觀，總計五萬人次以上，展出的書畫四百幅。

(七)**佛教法物義賣**：三十六次，一共募得二千六百多萬，悉數捐給佛光大學。

(八)**大齋堂**：每日用齋人數平均八百人，落成後的最初五天（農曆初一至初五），曾經有過一天三千人的紀錄。除了來道場參加法會的信徒外，並有各界人士，甚至附近公司行號，乃至松山火車站的服務人員等，都曾至道場用齋結緣。

(九)**佛光出版社佛書流通**：每天平均賣出五十冊，其中《心甘情願》一書不在請購之列，但在四十九天中，總計送出五千本以上與大眾結緣。

四十九天的法會結束後，台北道場依舊活動不斷，計有都市佛學院、星期講座、一日禪、華嚴法會、經典研究班、禪修會、才藝班、佛光婦女會、佛光合唱團、念佛共修會等。現在又加入「人間衛視」、「人間福報」、「佛光緣美術館」、「香海文化」、「如是我聞」等單位，每日活動之多，所接引的層面之廣，所發揮的實質功能之大，已真正實現星雲大師對寺院道場的定義：「是善友往來的聚會所，是人生道路的加油站，是修養性靈的安樂場，是去除煩惱的清涼地，是採購法寶的百貨店，是悲智願行的學習處；更是一所療治心靈的醫院，是維護社會正義的因果法庭，是啟發道德良知的教育學校，是提昇文化修養的藝術中心。」（《佛光教科書·佛教常識·寺院建築》）

大師曾為佛光山道場的發展定下四大方向：「僧眾與信眾共有，慧解與行持並重，傳統與現代融和，佛教與藝文結合。」（《星雲日記》）綜觀三十多年來佛光山各道場循此四大方向及四大宗旨所從事的各種弘化活動，彼此之間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同樣都是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思想理念的具體實踐。尤其大師重視文教事業的推展，以及定期共修與不定期活動之舉辦，已經一改過去佛教只有從事經懺佛事與慈善工作，而被世人譏為死人的佛教，乃至把佛教與慈善畫上等號的刻板印象。

在《佛光山三十週年特刊》裡，便記錄了佛光山所弘揚的人間佛教，已經帶動台灣佛教走出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局面，包括：

- | | |
|------------------|------------------|
| (一)從傳統的佛教到現代的佛教 | (二)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 |
| (三)從梵唄的佛教到歌詠的佛教 | (四)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 |
| (五)從地區的佛教到國際的佛教 | (六)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 |
| (七)從靜態的佛教到動態的佛教 | (八)從山林的佛教到社會的佛教 |
| (九)從遁世的佛教到救世的佛教 | (十)從唯僧的佛教到和信的佛教 |
| (十一)從弟子的佛教到講師的佛教 | (十二)從寺院的佛教到會堂的佛教 |
| (十三)從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 | (十四)從行善的佛教到傳教的佛教 |
| (十五)從法會的佛教到活動的佛教 | (十六)從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 |

這些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而如陳兵教授所說：「注重事業，是星雲大師提出的振興佛教之一大方略。」他形容「星雲大師是極善經營各項佛教事業的天才事業家，成功創辦了《普門》、《覺世》、《人間福報》等報刊，編纂出版《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為開展各項佛教事業提供了成功的樣板。」（《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大陸《法音雜誌》主編淨慧法師也說：「星雲大師開創的佛光山事業，為振興佛教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他推崇大師「把人間佛教思想奉為圭臬，數十年來身體力行，使佛教與人生打成一片，同時代並行不悖；他所開創的佛光山事業，實際上是實現『人間佛教』和『佛教時代化』的一個系統工程，可以稱之為『星雲模式』」（《普門雜誌·應機施教與時代精神——星雲大師率團回大陸弘法探親感言》）。

前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則在〈星雲大師與人間佛教〉一文裡，針對大師掌握了時代脈動，積極發展「現代化」佛教，而在宣教方式、寺廟建築、事業經營、財務管理、組織行政……等方面所做的改革與推動成果，將之與教界其他團體做了一番對照、比較後，龔教授的結論是：其他團體所做都不夠全面，而「真能開風氣之先，發揮先導影響力，又能全面展開的，仍然不能不推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教團」。他甚至認為，星雲大師所做和其他法師的差異，不只是量上做多做少，或時間上誰先誰後的問題，而是性質上的不同。

誠然，星雲大師與眾不同的，不只在於弘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大師認為「弘揚人間佛教，一定要走向人間化、生活化、現代化、社會化、大眾化、藝文化、事業化、制度化，甚至走上國際化、未來化」（《佛光學·序》），他認為唯有如此，佛教才能深入家庭、社會、人心，才能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爲人生需要的佛教，如此佛教才會有前途。

基於這樣的理念，大師多年來所從事的佛教事業與弘法活動，無一不蘊藏著深遠的目標與意義，而其所發揮的影響力，更是既深且遠。以下試舉幾點說明：

其一，大師提出「用新事業增廣淨財」的理念，將信仰與事業結合，使信仰佛教的人口逐漸「年輕化」、「知識化」，大大改變過去一般人對佛教的觀感，繼而讓社會人士由鄙視佛教，進而尊敬信仰，不但爲佛教增加大量信徒，而且素質不斷提昇。因此，若將今日的佛教與四十年前相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在四十多年前，由於佛教徒偏重出世思想，一般僧侶以苦行爲修行，以經懺爲職業，以度死爲要務，以自了爲解脫，在沒有人講經說法，沒有人從事利生事業的情況下，寺院一直是老太婆吃齋拜佛的地方，即使後來逐漸有法師講經，也慢慢有了養老院、育幼院、醫院等事業，但是一般人仍存在著「等老了再到寺院修行；等退休後才到道場當義工」的觀念。

大師有感於此，在一九九二年成立國際佛光會之後，不但設立檀講師制度，並且鼓勵信眾不必等到老來退休才到佛門「發心」當義工，年輕時就可以到佛門「支薪」工作。大師透過事業，把信仰與生活結合起來，因此接引愈來愈多的年輕人走入佛門，加入佛教弘化行列，使得佛教從暮氣沉沉的老人佛教逐漸年輕化，一改過去的消極遁世而呈現出朝氣蓬勃的新氣象。

正如大師在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張彤禾小姐訪問時所說：「佛光山三十年來一直都很年輕，因出家的僧眾都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度化的對象也以年輕人居多，所以只要是寒暑假，冬令營、夏令營、短期出家、座談會等活動，以年輕人報名參加佔大多數。」（《星雲日記·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就以大師接受訪問的當月，總共在海內外主持十九場三皈五戒，發心受持的青年近三千人之多，由於學佛年齡的降低，使佛教日漸充滿朝氣蓬勃的新氣象。

其實，早在大師年輕時他就深感佛教一定要創辦各種事業，因為有了事業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佛教才能發展。因此最初在台北成立三重文化服務處，大師一通電話，接引了在印刷廠工作的吳天賜進入佛門服務，因而有了後來出家的心平法師，乃至慈莊、慈惠、慈容法師等人雖因參加歌詠隊、寫作班而接觸佛教，但也因為有慈愛幼稚園及三重文化服務處可以奉獻服務，因此後來發心出家。

大師早期接引的這批人才都各有所長，他們對日後佛光山的發展助力很大。例如心平法師從早期幫忙開山，到後來繼任宗長之職，他擅長梵唄唱誦，同時具有美工布置、園藝造景等才華，尤其為人平和敦厚，在他「無為而治」的領導下，佛光山的弘法工作一直是在「集體創作」中和諧順利的推動。慈莊法師則擅長建寺，他長年拎著一個小布袋，走遍五大洲勘察工程，逐一在海內外成立二百多所道場；慈惠法師隨侍大師翻譯五十年，尤其在辦教育方面展現長才，佛光山的僧伽與社會教育，都是她一手承辦；慈容法師的專長是社會教化，除了負責慈善院外，更為佛光跑天下，在國際佛光會成立十年之內便在世界各地成立了一百七十多個協會、數千個分會。

此外，繼任心平和尚為第五、六任宗長的心定和尚，也參與了早年的開山，同時擔任典制工作，擬訂佛光山各項章程、辦法等，尤其他樂說無礙，經常在各地講演、主持法會，現在雖然卸下宗長之職，同時又負起中華佛光總會總會長之職，仍舊為法奔忙。乃至現任宗長心培和尚，年紀雖輕，卻沉穩厚重，他嫻熟叢林規矩，為人謙恭有禮，持戒嚴謹，因此各方咸慶名山得人，對佛光山的未來發展，更是高度肯定。

其他早期乃至後起的徒眾，如男眾的慧龍、慧禮、慧開、慧日、慧濟、慧傳、慧寬、慧昭、慧華、慧僧、慧昉、慧顯、慧文、慧在、慧守法師等，以及女眾的慈怡、依嚴、依恆、依敏、依空、依淳、依昱、依超、依宏、永光、永平、永融、永明、永進、永本、永東、永芸、永富、滿果、滿蓮、滿謙、滿可、滿舟、覺念、覺容、覺培、妙廣、妙開、妙士、妙蓮、如常法師等，也都各依所長，或在世界各地住持一方，或應聘至各大學院校上課，或投入文教編藏，或致力社會教化，或從事寺院行政等。

甚至現在佛光山的一千多名僧俗弟子，之所以能在佛門裡安住身心，主要也是因為佛光山不是一個癡聚的團體，他們有相同的理想、方向與願景，他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佛光山叢林學院畢業，所以在思想、理念上有共識；「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佛光淨土」（《佛光學》）就是他們共同的目標。他們從弘法利生的工作中看到人生的希望與未來；而人才的成長則是星雲大師一生最感欣慰的事，他認為一個團體的永久發展，一定要有人才才能「世代交替」，才能永保活力，所以開山之初就訂定「以教育培養人才」為四大宗旨之一，這是大師的睿智與遠見。

在佛光山，每個人都可以依興趣、專長而發揮，如大師為弟子們所做的人生規畫：

長於口才、思想靈敏者：可從事文教事業。例如：講主、教授、教師、弘講師、編輯、寫作等職務。

慈悲增上、柔和親切者：可委於知客、湯藥、醫療賑濟、養老育幼等慈善工作。

勤勞耐煩、組織力強者：可勝任住持、監院、副寺、會務秘書、行政助理等職務。

明因識果、通曉財務者：可承擔司庫、主計、會計以及出納等福田工作。

威儀端莊、具備身教者：可任引禮、法務、司儀、悅眾等職務，發揮所長。

一般初學者，以一般性的職務為主，例如：總務、園藝、行堂、典座、香燈、知賓等行單，以培福修慧，自我養成。

此外，大師也鼓勵佛光青年創業，例如前往中南半島，教授當地兒童英語及技能，從中灌輸大乘佛教信仰，不僅是促進南北傳佛教融和的偉大事業，也寫下歷史的新頁。

在二〇〇四年國際佛光會的主題演說〈自覺與行佛〉一文中，大師也提出「用新事業增廣淨財」的理念，他鼓勵在家信眾可以從事佛光事業，例如設立滴水坊、文物流通處、素食館、旅行社、顧問公司等。或是開辦工廠、農場、電力公司、自來水廠、百貨公司、大飯店，以及保險、報紙、電台、電視台，乃至安養院、育幼院、兒童之家、幼稚園、托兒所等。因為「人間化的佛教，主張今生就可以擁有無限的福樂財富，佛教不是叫人不要錢財、不可以享樂；佛教要我們獲得淨財越多越好，享受禪悅越妙越好。即使世間上的福樂財富有限，我們也可以體會佛法裡的法喜，探索信仰裡的財富，享受心靈裡的世界，擁有全面的人間，這才是建設真正福樂財富的人間」（國際佛光會第十一屆大會主題——〈自覺與行佛〉）。

因此，大師主張「小乘苦行的出家人思想，並不適宜於在家大眾的佛教」（《星雲大師講演集(二)》），甚至「佛教不是出家人的，也不是供學者研究的，佛教應該是有益於全民大眾的；佛教不是理論、抽象的，而是重視人性，具有人間性格，能為世間帶來幸福快樂的宗教」（《人間佛教思想語錄》）。大師這種利樂眾生的思想與實踐，正如北京大學哲學系孟令朋先生說：「星雲大師把佛教的教理與現代方法創造性結合起來，發掘出了佛教的內涵，賦予佛教以鮮明的現代特徵，充分展示了人間佛教『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性格。人間佛教不再是一個『冷』的理念，它與星雲大師的完美人格、身體力行互為表裡，人間佛教因為星雲大師的完美人格而更加顯揚。」（《普門學報·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人間佛教的特質與星雲大師的人格》，第五期）

其二，大師首開興辦活動之風氣，透過「多元」活動的舉辦，不但帶動朝野各種社團活動的蓬勃發展，尤其借助活動，善巧方便的接引社會各階層人士學佛，發揮「寓傳教於活動」

的弘法功能，讓佛教走向社會，帶動社會善良風氣，甚至走向國際，讓五大洲的人士因佛光山而認識台灣。

談到活動，過去有些佛教人士鄙視活動為熱鬧一時的世俗之舉，但大師所辦的活動，因為有創意、有理念、有佛法，因此不會流俗。例如前面提過的「人間音緣」，透過活動的舉辦，把五大洲的人士結合在一起，大家共同創作佛曲，共同傳唱佛歌，共同宣流法音，共同淨化人心，其意義自然不是一般音樂會所能比擬，不但展現佛光人「集體創作」的精神，也把「國際佛教」進一步深化。

活動是生命力的展現，在大師的觀念裡，只要是人就一定要「活動」，人若不能活動，不是病人就是死人。大師舉例：「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士，每天都要『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十方諸佛』，就是在活動；佛陀持鉢，入舍衛大城，飯後經行；觀音菩薩三十三身度化眾生；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都是在活動；唐代玄奘大師經八百里流沙的艱辛路途，若無此活動，東土怎會有佛經？」（《佛教叢書·儀制·社團活動篇》）

大師有感於「佛法不是一種知識，不能只當學術研究；佛法要靠修行，才能體證。但是，如果只重自我修行，沒有社團活動，則佛教不容易走向人群，走入社會。因此，要讓佛教廣為弘傳，除了寺院一般性的法會共修以外，還需要組織社團，舉辦各種活動，透過活動才能動員廣大信徒，影響社會大眾」（《會長的話》）。

為此，多年來大師一直很方便善巧舉辦各種活動，接引廣大信眾學佛。除了舉辦各種夏令營、講習會、短期出家、八關齋戒、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等法會活動外，一九九七年佛光山封山後，為順應信徒的要求，於每週六、日固定舉辦假日修道會，提供信徒聞法修行的機會。其他不定期的活動有禪坐、朝山、抄經、禮懺、讀書會、才藝班、社區聯誼等；又不定期的舉辦大型活動，如回歸佛陀時代、慈悲愛心列車、把心找回來、七誠運動、禪淨密三修法會等，透過活動，將佛法自然地帶進家庭，成為淨化社會的力量。

目前佛光山所辦的活動，所做的事業，每天都有上百種在全省乃至海內外各地進行，於淨化人心的同時，也帶動了全台灣的社團活動，包括政府與民間。

過去台灣社會，平時甚少集會，偶有活動，參加人數頂多幾百人。甚至早年的國家慶典，也只有官員等參加，民間甚少有人與會。到了現在，各種活動每天在各地進行，都是千百甚至萬人參與，已經蔚為風氣，此中不無受到佛光山的影響。例如，佛光山自二〇〇一年春節舉辦大型「國際花木奇石藝展」以來，帶動全台灣至少有十處以上的花藝展在各地舉辦，造成社會追求真善美的善良風氣。

不過，佛光山的花木奇石藝展自有他不同於一般的特色，除了利用花木奇石之美，把全山莊嚴成人間淨土，讓人到佛光山一遊，真有走入世外桃源一般的愉悅感受，心靈因而獲得

昇華與淨化以外，尤其另設素食動物園區，以開放的方式讓遊客走進園中與動物互動，體會共生吉祥的生命之美。乃至廣大的山林原野區，遊客走在自然林園之中，體會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奇妙感受，繼而生起愛護自然的環保之心。如此立意，讓遊客在賞花的同時，不自覺上了一堂「自然與生命教育」的課程，此即「寓傳教於娛樂」的方便。

由於佛光山的花木奇石藝展充滿創意與教育意涵，因此受到社會人士好評與政府的重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委李金龍即曾親自上山參觀，並且鑑於佛光山是全球信眾參加活動聚集之地，每到春節更有來自五大洲的信眾回山禮佛、賞花，正是把台灣美麗花草樹木介紹給全世界的最好地方，因此主動提出由農委會提供樹苗，全力支持佛光山的花木奇石藝展，以展現台灣之美。（《山門日報》，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佛光山不但所辦的活動有創見、有理念、有佛法深意，甚至佛光山的建築也是深具創意，也在傳達無言的說法。例如，一九九六年完成的「百人碑牆」，收集了歷代書法名家之作、佛教格言偈頌、大悲出相圖等，鑄刻於黑花崗石上，成為佛教界也是國內首座碑牆。由於百人碑牆的詩偈辭句富含「佛法」的意義，發人深省，所以經常吸引無數的信徒香客佇足欣賞，達到以藝術弘揚佛法之功。

此外，大師有感於佛光山的功德主長期奉獻心力，讓佛光山在不停的創新中茁壯成長，卻未曾像一般信徒一樣要求將芳名留在樑柱上。因此一九九一年興建如來殿時，特地在四樓大會堂的外牆，把功德主的姓名全部鑄刻在高溫燒成的藝術陶壁上，不但為他們寫下美麗的紀錄，尤其如大師所說：「功德芳名牆就是佛光山的帳簿，而替佛光山管帳的則是『因果』。」（《如是說》）

大師為了樹立叢林規矩，落實生活佛法，特別建設雲居樓，提供全山徒眾與來山信眾、遊客一起過堂。每天到了用餐時間，全山執事、學生上千人，僧俗依序排班過堂的莊嚴隊伍，常令遊客讚歎、感動。

所謂「威儀乃無言之教」，莊嚴的威儀也能度眾，佛光山不但以大眾的威儀說法，更以莊嚴的建築攝眾。談到佛光山的建築，舉凡每一棟建築都是大師親自與建築師規畫、設計而成，當中都有大師弘法的理念與智慧，都是值得研究的「建築學」。就以可容納近三千人用餐的雲居樓齋堂而言，在上千坪偌大的空間裡看不到一根柱子，尤其整棟樓的空間設計與規畫，充滿了智慧與學問。雲居樓的一樓是齋堂，二樓寬廣的空間可依活動需要布置成講堂、齋堂或臨時佛堂，三樓至六樓是寮房。所有貫通上下的樓梯、電梯都在牆外的通道上，但其實也都是在室內，平時進出、上下方便，彼此互不干擾。尤其舉辦活動時，上課、食宿同在一棟樓內，外面完全察覺不到，所以經常許多活動同在佛光山進行，但彼此全然不受影響。

雲居樓的建築，可謂是大師的傑作。大師一生並沒有學過建築，但對空間的規畫、應用，皆有獨到之處。尤其他擅長「搶救空間」，許多被建築師廢棄不用的地方，經大師規畫後，

都能發揮很大的用途，例如澳洲南天寺的寶藏館、美國西來寺的禪悅齋、佛光山傳燈樓五樓的研究室，都是大師搶救的成果。大師對寺院建築的理念是「要以設備代替人力」；在此原則之下，空間的規畫，室內格局的搭配、設計，一切以方便大眾、符合弘法所需為要務。正由於佛光山有完善的硬體設備與建築之美，加上豐富的人力資源，因此在大師的弘法理念下，活動常年不斷，一個接著一個，平時也常有機關團體借用佛光山開會、辦活動等，因而接引無數海內外人士上山，使佛光山由當初刺竹遍野的荒山而成為今日國際聞名的佛教重鎮，可謂其來有自。

其三，大師對於傳統佛教的陋習勇於改革，使佛教能夠擺脫守舊、落伍而「與時俱進」的不斷創新、發展。尤其大師主張「傳統與現代融和」，他在改革傳統佛教的陋習之餘，又能順應時代的發展而走上「現代化」，故能把佛教帶出另一番新局面。

大師從年輕時就發現，「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沒有制度，像一盤散沙，各自為政。不但服裝不統一，出家、剃度、傳戒、教育等也都沒有嚴密的制度，所以弊端叢生。譬如沒有健全的剃度制度，因此如印光法師說：濫收徒眾、濫掛海單、濫傳戒法，導致佛教的倫理綱紀蕩然無存，師不像師，徒不似徒。由於沒有嚴密的制度，徒然養成一群寄佛偷生的獅子身上蟲；由於缺乏完善的制度，寺產流為私有，甚至佛門淨財為他所有，不能用於弘法利生的事業之上」（《宗門思想·佛光山制度》）。

有鑑於此，大師在開山的同時就恪遵佛制，根據六和敬、戒律和叢林清規，著手為佛光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種制度，例如人事管理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自己則於一九八六年自佛光山住持退位，傳法給弟子心平法師，為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

另外，他為佛光山立下十二條門規：「不違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財往來，不染污僧倫，不私收徒眾，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緣，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佛光山開山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做為徒眾的行事準則，並且隨著佛光山的發展陸續制訂師姑制度、教士制度、員工制度、親屬制度等。

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創會後，又為佛光會制訂憲章、辦法。其中尤以檀講師制度的建立，是乃佛教的一大改革與創見。過去白衣上座，被視為佛法末日，但是大師認為，佛法的弘揚，應該要僧信二眾大家一起來，他說佛教並非僧眾所專有，尤其中國有大乘佛教的性格，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除了地藏菩薩現出家相以外，觀音、文殊、普賢都是在家相，甚至維摩居士、勝鬘夫人等人都能說法，為何現在的信徒不能弘法？

在大師的宏觀及睿智堅持下，如今國際佛光會成立十多年來，造就了數千名督導、會長，以及五百多名檀講師，平時應邀在世界各地巡迴講演、上課。佛教因為加入了這批生力軍，

因此弘傳的速度與範圍一直在不斷的加速與擴大；而佛光會員則因為有佛光會這塊園地，生命因而獲得了更大的發揮空間。

「制度好像階梯一樣，讓我們能夠拾級而上、循序以進，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帶動佛教的復興」（《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但是制度也必須「因時、因地、因人」而訂，所以佛光山所有制度都是隨著發展需要而制訂，舉凡宗務委員會組織辦法、選舉辦法、留學辦法、進修辦法、退休辦法、序級辦法、獎懲辦法、調職辦法、請假辦法、巡監辦法、醫療辦法等。乃至為了落實「法制重於人治」的宗風理念，樹立道場遞嬗薪傳、世代交替之優良典範，特研擬「宗長退居辦法」，甚至制訂「怎樣做個佛光人」，為在家信眾建立「十有思想」、出家僧眾建立「十無思想」（《大師講演集(四)》），都是用心建設教團的制度。尤其在財務管理方面，提出「管錢的人沒有權，有權的人不可以管錢」（《佛光通訊》），更是杜絕弊端的偉大創見。

在許多制度、辦法之中，大師認為法是刻板的，情理是因時因地而和法制融和改變的。例如從國外調回台灣的職事，初到時都有一、二天的休假，並可領得一、二千元的零用金。另外還有養老、療養，甚至回家探親的制度等。

大師對舊有制度之改良也是不遺餘力，例如社會方面，有關宗教法的訂定，乃至剛到台灣時，從取締拜拜到改良拜拜。他主張制度要隨時修改，如國家的憲法，也要因時制宜；如果墨守成規，守舊不變，就沒有發展。「能改，是進步的動力。甚至戒律也可以修正，不能修改的就另訂制度，如百丈禪師另訂叢林清規」（《佛光學》）。因此大師一生都很欽佩百丈禪師的創建叢林，不去涉及戒律。

大師的思想不守舊、不迂腐，他的弘化方式不斷隨著時代潮流而改變，並且處處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凡矯情造作，不合情理，有違人性的舊制，都在改革之列。例如：他主張夫妻到寺院裡可以同寮掛單，並且提倡佛教不一定要裝窮、不一定要修苦行，佛法是要帶給人歡喜的，有歡喜才会有法喜。他改良寺院儀制，諸如延後早課時間、改良課誦內容、說唱弘法、三皈五戒、水陸內壇佛事一律在白天進行、開會唱「三寶頌」、三餐念「四句偈」等。

他對寺院的建築，從過去只有佛殿，到現在除了佛殿之外又增設講堂；從講堂進而有會議室、談話室、圖書館，甚至研究室、電腦教室等。他從都市佛學院到電視佛學院，乃至到了現在的網路佛學院、遠距教學等。尤其佛光山很多道場設立在大樓裡面，樓下是理容店、卡拉 OK、MTV、保齡球館，很多人歎為怪事，大師認為其實不足為奇，這正是實踐佛教化導群倫的精神，如過去佛陀率領弟子到各大城市托鉢乞食，也是藉此走入社會，教化大眾。因此，儘管那些地方五趣雜居，能把淨土、天堂建在上面，不是很好嗎？

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弘揚，有很多新理念，例如：

- (一)寺院學校化，每個住持都是校長。
- (二)要對信徒添油香，也就是要用愛語、讚美給信徒鼓勵。
- (三)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對信徒報恩，應該由我們自己來報恩。
- (四)以設備代替人力。
- (五)八宗兼弘，四眾共有。
- (六)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雙修。
- (七)人能拜佛，神明也可以拜佛。
- (八)不一定要拜佛，只要行佛。
- (九)我訂報，你閱讀；我買書，你幫忙看。
- (十)有錢的人出錢，幫助沒錢的人看病……等。

此外，大師首開在「大座講經」中安排獻供、節目表演等內容，希望達到「解行並重」的效果。乃至「偈語教唱」、「說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現多樣化的風貌，以接引不同層面的信徒。

尤其早在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起，在宜蘭組織佛教歌詠隊、灌製佛曲唱片、利用幻燈片作為弘法工具、開辦兒童星期學校、設立學生會與弘法隊、製作佛教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舉辦空前未有的佛誕節花車遊行等，都是大師的弘法創見。

大師主張弘法的方式應該與時俱進、走入人群，因此率先到廟口宣道、工廠佈教、學校說法、監獄指點迷津，甚至到國家殿堂講經，到三軍陣營開示等。他使用音符樂曲弘揚佛法，以聲光化電敷演妙諦；他改變傳統講經型態，採取座談方式，上下交流，一起研究討論；他推行家庭普照，直接與信徒接心；他召開各種會議，讓大家報告心得；他舉辦各類活動，彼此聯誼交流；他興建台灣第一座講堂（雷音寺）；他發起第一次環島佈教（一九五五年為宣傳影印大藏經，帶領慈莊、慈惠、慈容等青年，展開為期四十天的環島佈教），甚至為了擴大在家信眾參與弘法的空間，他創辦了國際佛光會，建立了檀講師制度……。

大師一生致力於三寶節的推動（四月八日佛誕節、七月十五日僧寶節、十二月八日法寶節），並且舉辦世界佛學會考，鼓勵讀書，打造書香社會。他創辦佛光衛視（今更名人間衛視）、發行人間福報；設立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滴水坊；興辦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等，其中，南華大學開設生死學、亞太研究、美學與藝術管理學、建築與景觀學、自然醫學、出版事業管理學等，佛光大學開設未來學、生命學等，都是首創。

大師的改革其實並非全然捨棄傳統，他主張「傳統與現代融和」。他說佛教可以分為「佛法」與「佛教」。佛法就是教義，諸如緣起、中道、無常、因果等，這是人生的真理，從釋

迦牟尼佛宣說至今未曾更改，是「亙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但是佛教在時空裡流傳，有時候一些儀式、規矩、制度，都需要隨著時代而進步。例如現在科技時代，通訊往來都是利用電腦 E-mail，也就是講究快速。又如電台的傳播，過去一個人講演，沒有多少人聽；現在透過電視轉播，萬萬千的人都可以同時收看，因此他認為在不違傳統根本教義的情況下，弘法方式要隨順時代的進步與人民需要而調整。他提出「教義是傳統的，方法是現代的；思想是出世的，事業是入世的；生活是保守的，弘法是進步的；戒律是原始的，對社會入世是現代的」（《星雲日記·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這就是傳統與現代融和的原則。也就是說，弘法度眾的方法要順應時代與眾生的根機而走上現代化，但佛法的根本義理是不容改變的。

「現代化」是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很重要的理念。他解釋「現代化」有進步、迎新、適應、向上之意。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把過去諸佛、大德的教化，以現代人熟悉、樂意接受的方式，揭櫫於大眾」。也就是「因應每一時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便，將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於社會，讓佛教現代化於每一個時代」。（《星雲大師講演集(二)》）

大師尤其強調，「佛教不但要與時代結合，而且要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淘汰」（《佛光學·序》）。所以讓大家今後能夠很方便的接受佛教的教理，能在身心裡奉行佛法，感覺到對佛法有所體驗、有所證悟，身心有了禪悅法喜，感到佛法與他有密切的關係，自然就會需要佛教，那麼佛法的傳播，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地方，都會受到群眾的接受。

由於「現代化的佛教是實實在在以解決人生問題為主旨、以人文思想為本位的宗教，而不是虛幻不實的玄思清談」（《星雲大師講演集(二)》）。因此針對「佛教如何現代化」，他提出：佛法「現代語文化」、傳教「現代科技化」、修行「現代生活化」、寺院「現代學校化」（《星雲大師講演集(四)》）；針對「如何建設現代佛教」，他主張：要有人間進取的精神、要有樂觀喜悅的說理、要有資生利眾的事業、要有悲智願行的性格。（《星雲大師講演集(四)》）唯有將佛教慈悲、容忍的精神，提供給社會參考，希望社會遵循佛教的平等法、因緣法、因果法等原理原則，而使人間臻於至善至美的境地，這才是弘揚人間佛教的目的。（《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佛教現代化》）

大師的改革一直都是在和平、尊重、包容的情形下進行，不但有理念，更有實踐。他不與人對立，他認為「『改革』並非打倒別人，樹立自己，而是應該相互融和」（《如是說》）。但是儘管如此，一路走來還是經常遭受打壓、障礙。例如，早年成立佛教歌詠隊就受到教界人士的圍剿，揚言欲殺之而後快，但是大師一點也不計較，他認為別人的傷害，其實正是替自己消災。

甚至當初帶領青年到鄉村弘法，上街頭佈教，主張佛法要下鄉去，或到工廠、學校、機關、團體等，都遭到教界的阻撓。有時候政府也不允許，例如一九五五年應邀到台灣大學講

演，日期已訂，一切也已準備就緒，但是到了當天卻臨時通知取消，因為「佛教不可以進入大學校園」。

然而大師並不氣餒，他邀請日本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的校園上課，並到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等。大師爲了弘法，爲了理想，總是善巧方便的排除各種阻力，結果時至今日，不但台灣大學主動邀請大師到該校講演，乃至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國的康乃爾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柏克萊大學、夏威夷大學、加州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都曾邀請大師前往講學。一九八九年大師更應邀在大陸的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是爲出家比丘在共產國家講學的第一人。

大師更曾應聘擔任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以及受邀爲基督教所辦的東海大學擔任教授六年，改寫過去出家人不准進入校園的歷史。現在台灣各大學，幾乎沒有一所不曾邀請大師前往上課或講演。甚至大師現在是三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的創辦人，並分別榮獲美國東方大學、泰國瑪古德大學、朱拉隆功大學、智利聖多瑪斯大學、韓國東國大學等多所大學頒發的各種「榮譽博士」學位。大師以佛法結緣，證明只要「有佛法，就有辦法」（《往事百語·有佛法就有辦法》），亦如他所說的：「別人對我們不好，是我們成長的養分，不要太在意別人的言談，有人批評、指正、督促，自己才會進步。」（《星雲日記·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另外，在當年同屬佛教禁地的軍中，則在郝柏村先生擔任參謀總長任內，邀請大師到軍中佈教，一時掀起軍中學佛的熱潮。一九八九年大師更踏上金門、馬祖主持佛學講座，受到司令官黃幸強及後來的葉競榮等人誠摯歡迎。之後又受國防部之邀，連續巡迴海陸空三軍官校和憲兵部隊、軍事院校，甚至到前線廣開法筵。他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足跡踏遍台灣本島及金門、馬祖、東沙群島、綠島、蘭嶼等地，一路上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這種禮遇在佛教界尚無第二人獲此殊榮。乃至在電視弘法方面，從最初的「和尚不能上電視」，到後來以一年數百萬元向電視公司買時段播出；現在則是電視公司情商大師撥冗做節目，每集三分鐘致贈六百元車馬費。

這一切的改變，都是由於大師遇事勇於突破困難、善於轉化逆境爲增上緣，尤其他悲智雙運，願量大，他有理想、有信念，遇到挫折永遠不灰心、不失望，因此能夠成就今天這麼多的弘法大業。當然，此中大師對佛光山制度的建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助力，因爲制度健全，團體才能健全；團體健全，才能對外發展，所謂「自覺」而後才能「覺人」。

大師的勇於革故鼎新，建立制度，不但把佛教由散漫帶向制度化，也讓佛光山的發展更穩健，更受社會各界所肯定。尤其今年（二〇〇五）元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第七任住持晉山陞座典禮，一般社會學者看出佛光山已將「世代交替」制度化，莫不爲佛光山的永久發展而慶賀。

大師在改革佛教之餘，偶而也會對國家社會的建設提出建言，但誠如慈容法師在〈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一文所說：「並不是一時就能被接受，就能看出成果。」她舉例說：早在二十多年前大師便呼籲政府要發展交通，因為交通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之所繫；遺憾的是直到近幾年當局才慢慢懂得發展交通的重要，才開始建設捷運並增建第二條高速公路等。

大師也曾在二十多年前建議政府，應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致歉，給他們「平正」。但是當時政府並不表重視，造成民間與政府對立。直到一九九一年，經大師發起國際佛光會舉辦「二二八平正法會」，政府有些人士支持，雖然影響了當道政治，但是總覺嫌遲。（註：二〇〇五年二二八事件五十八周年前夕，《聯合報》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七成以上民眾認為應該拋開歷史包袱，不必再強調省籍衝突的歷史傷痛，顯示大師當初舉辦「二二八平正法會」，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再如四十年前大師擔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便希望政府能夠制訂宗教法，一者讓佛教擺脫「寺廟管理條例」中不合理與過時的法令規範，再者希望宗教界在共同遵行的宗教法之下，彼此團結。尤其大師認為：「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這樣的觀念是由西方帶入中國，也是佛教賴以生存的法則，希望各宗教未來都能在這樣的架構下，平等的共同發光生熱，因此亟需一部平等、合法的宗教法。」（《星雲日記·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雖然大師極力呼籲教界共同力促宗教法的制定，遺憾的是至今一直有人反對，而政府到現在也還只是停留在立法訂定中，遲遲不見宗教法出爐。

如同大師自己在日記裡所說：「我不是一個喜歡改革的人，我很保守，但是當典章制度不合時宜的時候，我就要勇於除弊，革固鼎新，而不能因循苟且，積非成是。就如同傑弗遜所說，衣服必須隨著人的身高體重增長而加寬加長。」又說：「我不是一個喜歡創新的人，我很傳統，但是本著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我覺得自己應該力求突破，而不應故步自封，墨守成規，以現狀為滿足。就如同走路，必須要捨棄過去的一步，才能邁步向前。」（《星雲日記·一九九二年五月三日》）

其實，大師並非刻意的想要改變什麼，或者想要標新立異，圖謀什麼，他只是單純的希望佛教不要被時代的潮流所湮沒，而能不斷的引領人類開創幸福美滿的人生，因此一路走來，自然而然做了許多改革與創新。

經濟學者高希均教授曾說：「星雲大師是佛教的創意大師」；天主教的丁松筠神父也讚美大師是「佛教的馬丁路德」。大師對佛教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傳燈》作者符芝瑛小姐更肯定說：「不但對中國佛教具有汰舊布新的意義，對現今企業決策經營業，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其四，大師提倡人生禮儀，希望引導社會人士重新估定佛教對人生的價值，不要總是等到往生時才想到佛教，「生」時更需要佛教。因此大師為佛教設立一套「成人禮」、「命名禮」、「百日禮」、「弱冠禮」、「結婚禮」，使佛教由「度死」走向「度生」，恢復佛教的「生活性」與「人間性」，達成「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目標。

佛教自古以來，給社會最大的誤解就是把佛教當成是度死的宗教，一般人往往在喪葬的時候才想到採用佛教的儀禮，反而在結婚、生子、祝壽、喬遷等喜慶時很少以佛教的儀式進行。因為平時不知佛教何用？總要等到人「死」才想到需要佛教誦經超度，致使佛教難以融入「生」活裡。

反觀西方社會，上至國王登基加冕，下至百姓從生到死，都會舉行宗教儀禮，甚至殺雞宰羊也要經過誦經作法。一九八九年美國加州議會在新春開議前，特別禮請大師及西來寺的法師主持誦經灑淨，凡此種種均可看出他們的日常生活裡都離不開宗教。

為了改變過去佛教只顧及人生後面的一半，對於另外前面的一半並未特別關心；甚至很多佛教徒學佛的目的，也只為了祈求死後往生極樂世界，並不重視人間生活，沒有把佛法落實在生活中，導致佛教慢慢淪落，不為大家所推崇的弊病，多年來大師一直很重視人生禮儀的推行。他主張：「佛教儀禮的範圍涵蓋了生老病死、婚喪喜慶，目的是要讓佛教徒在生活中都能有所依循，都能心存感恩，都能歡喜安詳。例如：佛教家庭在嬰兒彌月時，要到寺院中為其子女取名；成年時，行成年禮，代表已能擔當家計，負擔社會責任；結婚有佛化婚禮，接受法師的祈福祝禱。此外，舉凡佛像安座、新居落成、工廠開工、房屋遷移、破土奠基等等，都可遵循佛教儀禮，請法師證明、灑淨及說法，使佛法能落實生活之中，達到佛教人間化的目的。」（《佛光教科書·佛教問題探討·儀禮》）

為此，在佛光山的各分別院裡，經常為信徒舉行成年禮、佛化婚禮、皈依典禮、喪葬禮儀等，甚至大師經常應信徒之請，為公司行號取名、灑淨。乃至在手著的《佛教叢書·儀制》一書中，特別將「人生禮儀」專篇介紹，希望佛教家庭在嬰兒一出生時，就要到寺院取名，寄養給佛祖；求學時則要行入學禮；乃至成婚有佛化婚禮、成年有弱冠禮、生日有祝壽禮，這些都是屬於佛教的人生禮儀。

大師認為佛教提倡佛化婚禮，不但讓社會大眾瞭解佛教的人間性和生活性，更可澄清一般人誤以為佛教是悲觀消極、與世隔絕的刻板印象。而佛教界也應瞭解到，莊嚴而有意義，合乎時代的佛教儀禮，是佛法「不離世間覺」之社會性的具體實踐。（《佛光教科書·佛教常識》）

乃至舉行往生佛事時，大師強調，不但要對亡者有利，更要能度化其親人，令其現生就能學佛，所以「誦經」之外，更要「說法」。大師對此更是躬親實踐，例如民國八十二年，

時任中央海工會主任程建人先生（後任外交部長、駐美大使）的高堂往生，程主任特別親自上山，希望大師能在告別式當天為祭悼的賓客說法，開示人生的真諦。

大師感於過去一般人對佛教的認識，是人死了才請法師誦經，如今程主任請他，不是誦經，而是說法，覺得這種觀念很了不起，有助於提昇佛教的形象，改變一般人對佛教的看法。因此當月的弘法行程雖然早已排定，大師仍當下允諾，而於告別式前一天提前從紐西蘭趕回，如期參加程母的告別式說法。

大師提倡人間佛教，希望從佛教徒到一般社會人士，日常的各種生活禮儀都可以用佛教儀式舉行，例如主管就職、工廠動土、商店營業、滿月祝壽、臨終往生……等，透過佛教儀禮，期於生活中有佛法的開導，以佛法來指導家庭生活，使國家社會更安樂、更進步。

大師也一再期許佛光會員，要認清「佛光會與其他一般社會團體不同之處，主要就在於佛光會具有堅定的宗教信仰」（《佛光世界》），因此強調信心教性，注重信仰傳承，除了在會前高唱三寶頌，在飯前稱念佛光會員四句偈，此外並舉辦各類修行活動來培養佛子的信心道念，尤其選拔佛光家庭，以鼓勵佛教的信仰傳燈。

所謂「信仰傳燈」，大師希望所有父母都能把信仰和一切善行傳燈給子孫，這是「最有價值的遺產」（《佛光教科書·佛光學·佛光人的養成教育》），因此大師的人間佛教一直很重視佛化家庭和信仰傳燈。大師以日本佛教為例，說明日本的信眾單位都是以檀家（一個家庭）來計，而非個人，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方便的把佛法帶進家庭，融入生活。因此佛光山在度化信眾時，一直都是朝著「佛化家庭」的目標努力，舉凡佛光山所辦的活動、法會，都是邀請夫婦、全家一起出席，這是佛光山的一大特色，為佛化家庭做了很好的示範。

大師更針對過去一般人學佛，不看重今生，只指望來生能往生西方極樂淨土，認為這種思想太消極，因此提倡「藥師法會」，主張重視現世的富樂，把握今生難得的人身，好好培植福德因緣，未來才會更好。甚至在「度生重於度死」的理念下，推廣「佛化婚禮」、「報恩法會」、「成人禮」等，一改過去「人死了才找法師誦經」的觀念。

經過大師幾十年的努力，現在社會人士不管工廠動土、開工、開光、婚喪喜慶，都離不開佛教；甚至大師到三軍官校、陸海空軍中弘法開示，官兵們也喜歡索求法語袋。尤其現在一般文化界也以爭取出版佛光出版社的書籍為快；教育廳並指示全省教育單位儘量安排在佛光山活動，用宗教來熏習學子們的心性，這些在在說明，佛教已經深入社會，融入大眾，距離大師「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目標也愈來愈近。

其五，大師一生行事不但「非佛不作」，而且凡有所作，皆依眾生的需要為依歸。他為了順應時代與眾生的需要，因此「不捨一法」的推動各種事業與活動，如他對弟子的開示說：「修行不是片面的個人解脫，而是全方位的弘法與利生。」

大師是「全方位」的弘法者，他一生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上過一天課，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技能講習，但是他三刀六槌、四十八單職事樣樣皆行。舉凡講演、寫作、編輯、寺務、行政、策畫、建築，甚至布置、辦活動、制訂典章制度等，只要是度眾所需的法門，無不盡力去做，真是「為令眾生向道，所以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普門學報·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

例如，他沒有學過駢文、韻文的寫作訓練，但是為了佛教青年喜歡唱歌，於是早期在宜蘭就寫下〈西方〉、〈弘法者之歌〉、〈佛教青年的歌聲〉、〈祈求〉、〈甘露〉等多首佛教歌曲，乃至後來的〈佛光山之歌〉、〈三寶頌〉，甚至現在「人間音緣」裡每一首歌都是大師的詞。他曾說自己這一生都是因眾生的需要而推動著去做，不只是建寺，辦大學、報紙、電視台等各種弘化事業如此，甚至沒有練過毛筆字的他，因為四十多年前在宜蘭雷音寺成立念佛會，每年打一次佛七，為了在牆壁上貼「禁語」以及和念佛相關的法語，只得提筆勉力為之，這是大師開始寫毛筆字的因緣。後來陸續有信徒、弟子常請大師題字贈語，他也儘量滿人所願。尤其在二十多年前，為了感謝信徒熱心捐款作為西來大學建校、極樂寺重建等弘法事業基金，於是寫字送給護持者。之後向大師索字的人有增無減。一九九六年底，更有一位信徒請大師寫一幅春聯，大師從善如流寫了一張「平安吉祥」，後來弟子依此印行二十萬份送給信眾，沒想到數日後便索取一空。從此之後，每到春節前大師都會虔誠地寫下一句新春賀詞贈予有緣之人，如「千喜萬福」、「善緣好運」、「妙心吉祥」、「身心自在」等等，藉此祝福大家法喜無邊，法財無量。（〈「覺有情」星雲大師墨跡世界巡迴展·序〉）

大師的書法自成一格，尤其這些墨寶的背後都流露著大師給人歡喜的人間佛教性格，因此隨著二〇〇四年「雲水三千——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影像特展」在馬來西亞展出時，受到馬來西亞國家畫廊的矚目及邀請，故而擇定今年四月到該館展出。之後並將順應美國、澳洲、香港、中國大陸等地的爭取，前往各地舉行「『覺有情』星雲大師墨跡世界巡迴展」。

大師自謙他沒有長處，但是他善知眾生性；為了迎合眾生的需要，所以凡事無不勉力去做。他也勉勵佛光山的徒眾要有這種觀念：「不是不能，是不為也；只要努力，有什麼不能？所謂『沒有天生的釋迦』，自古成功在嘗試，凡事在於承擔，不要說我不會；只要我敢，我願意，我發心，天下沒有不能成的事。」（《如是說》）

大師一生所做，莫不以度眾為前提。例如他知道「民以食為天」，許多人進入佛門的因緣，就是因為到寺院吃了一餐素齋，所以素菜度眾的力量不可小視。他舉例過去先總統蔣中正喜歡到雪竇寺吃飯，因為當時大醒法師住持的雪竇寺齋堂裡六菜一湯，甚合蔣中正的口味，因此建立了他與佛教的一段因緣。

佛光山多年來也一直很重視朝山會館的素菜度眾，形成佛光山特有的飲食文化。大師經常對朝山會館、雲居樓負責典座的人員開示，期許大家要用歡喜心煮出最好的素菜供養大眾，並且指導他們典座的要領：「煮菜要依各種蔬菜的特性調配，該爛的就爛，該脆的要脆。對

於不容易爛的菜，要事先經過水煮，例如花生，在前一晚就用慢火燉煮，到了隔天就爛熟了。至於炒菜，要依菜性的軟脆需要而炒，應該脆的菜，鍋要熱，油要滾；應該爛的菜，要溫火慢炒，而且不能先放鹽，否則炒不爛，一般人因為沒有搞通原理，因此不會作菜。」（《如是說》）

大師不但能說出一套煮素菜的理論，早年他也經常親自到大寮一顯身手。由於大師深諳做菜之道，早期的弟子也都深得大師的真傳，尤其蕭碧霞師姑的一手好菜，走遍世界五大洲，凡是吃過他所煮的素菜者，皆讚不絕口，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她還曾經應邀到西來大學開班授課，正如大師說：「凡是對人有用，能讓人利益、受用的，都是人間佛教，都是度眾的法門。」（《如是說》）

今日的佛教，在大師全方位的弘化下，影響所及已經帶動整個佛教呈現一番新氣象，例如：

- | | |
|--------------|--------------|
| (一)世界佛教人口增加 | (二)青年學佛風氣日盛 |
| (三)在家弟子弘揚佛法 | (四)人間佛教獲得認同 |
| (五)傳播媒體重視佛教 | (六)佛教文物廣泛流通 |
| (七)佛教梵唄受到重視 | (八)佛光人會蓬勃發展 |
| (九)教育學界肯定佛教 | (十)政黨人物實踐佛教 |
| (十一)演藝人員皈依佛教 | (十二)佛學會考成績輝煌 |
| (十三)監獄弘法成效卓著 | (十四)種族融和促進和平 |
| (十五)南傳尼眾恢復教團 | (十六)人間福報淨化社會 |
| (十七)佛教藝術普遍發展 | (十八)宗教對談尊重包容 |
| (十九)佛教典籍流通世界 | (二十)各種講習建立共識 |

以上是佛光人引以為傲的「人間佛教之貢獻」，也是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具體成就，但是大師一向把「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因此他在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高蓁小姐的訪問時說：「我個人不認為有什麼成就，只是盡心做一點事情而已。」甚至他說：「我不認為我與佛教間、社會間有什麼分別，因為我是從事社教工作，而非傳教。我也不知道我要什麼，只知道大眾要什麼、信徒要什麼，而儘量給予滿足。如看到孤兒而籌建育幼院，看到無人奉養的老人而建救濟院，看到青年學子沒有機會再進修而辦佛教學院給予就學；看到信眾需要精神上的提昇，而到處建道場。以統計數字而言，佛光山就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九個佛光緣美術館，海內外共有一百多個別分院道場（註：目前已增至二百多個），全世界五大洲，尤其重要城市皆有佛光會的協會或分會。舉凡這些都是依信眾的需要而設立。」（《星雲日記·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

從大師的談話，更加顯示佛光山的事業，都是因著信徒的需要而推動。因為信徒對佛法有不同的需求，諸如聽經聞法、參禪念佛、法會共修、吃齋拜佛、座談論道、發心義工等，佛光山的弘化也因此呈現多元化的風貌，只要是信徒需要的，只要與佛法有關的，決不輕易捨棄一法。正是所謂「人間的佛陀，不捨棄一個眾生；人間的佛教，不捨棄一點世法」（《往事百語·修行的真義》）。

在二〇〇三年佛光山宗委會為紀念大師來台弘法五十週年，特編印《雲水三千——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紀念影像專輯》，裡面有三句話形容大師的「弘化三間」——「時間五十年，空間五大洲，人間無計數」。大師一生雲水三千，到處弘化，其所開示的法語、著作及受到的獎項之多，平時所接觸的人、事、物與所到過的地方之廣，甚至弘法時間之長，不只是年資久，重要的是每日除了睡覺時間以外，幾乎每分每秒都用於弘化，可以說沒有一刻是屬於自己的時間。

曾經有人從大師的日記中統計，大師一年大約要繞地球兩周半，平均每天旅行一百六十公里。光是一九九三年的夏天，一個月內就行遍四大洲，到過俄羅斯、紐西蘭、澳洲、香港、英國、德國、巴西、法國、美國、加拿大等，搭機的次數不知凡幾，從中可以看出大師的生命能量之大。大師曾自詡「人生三百歲」，這是他在七十歲時所說：「我十二歲出家，今年已七十歲，這期間不曾放過假，也不知放假是何滋味？二十歲任白塔國小校長起，再過十年，就八十歲，這期間我就工作了六十年。這六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每天的工作量可以抵得過五個人，這樣算起來，我的壽命就有三百歲了。」（《雲水三千》）

明年就是大師的八十歲大壽，其實如果將大師的一生所作，完整列出一個統計紀錄，他的生命早已不只三百歲，而是遠遠超過於此。本文限於篇幅，以下僅從《佛光山弘法報告》中，擇其近兩年（二〇〇三、二〇〇四）所作較為重大的活動，條列如下，以證所言。

二〇〇三年（民國九十二年）

• 應邀出席中國佛教協會於廈門市南普陀寺舉辦之「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同時為廈門大學宗教研究所與閩南佛學院共同創辦的「佛學研究中心」揭碑。

• 獲泰國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頒授「教育行政」榮譽博士學位。

• 在佛光山會見先後蒞山參訪的尼加拉瓜博拉紐總統與瓜地馬拉波狄優總統。

• 出席在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舉行之「人間佛教讀書會與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締盟典禮」。

- 出席人間衛視主辦的「人間有愛·仗義『書』財——傳遞知識的力量到山區」活動，並捐出《雲水三千》義賣。

- 出席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之「人間音緣——佛教歌曲發表會」。並為參加來自美國、阿根廷、馬來西亞、澳洲、香港、巴西、新加坡、菲律賓、加拿大、台灣等國家三百餘位青年開示。

- 會見馬紹爾駐日本大使卡布瓦女士，與台北駐汶萊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進賢夫婦，由馬紹爾商務參事湯尼先生陪同。二位代表提出前往馬紹爾及汶萊弘法之邀請。

- 應邀前往韓國弘法，分別與松廣寺、海印寺、通度寺、曹溪宗等代表會談，並與海印寺簽署「文化交流結盟儀式」。

- 出席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於日本本栖寺主辦的「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並致詞，對當代宗教的實踐與發展提供四點意見：一、對物質的生活要淡薄。二、對精神的生活要充實。三、對藝術的生活要豐富。四、對信仰的生活要超越。

- 前往巴西亞馬遜州 Sao Docese De Sao Gabriel 教堂，捐贈輪椅給天主教亞馬遜州總主教宋瑞雲紅衣主教。

- 在巴西如來寺為參加學術會議的一百多位與會學者開示：「佛教的真理——無常、緣起、空」。

- 主持如來寺落成開光典禮，計有巴西及華僑近萬人參加，聖保羅州州長 Dr. Alkimin、聖保羅州聯邦警察總監 Dr. Francisco、Cotia 市 Dr. Qinzenho 市長、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吳伯雄、中華民國駐巴西經濟文化辦事處周國瑞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聖保羅領事館沈慶總領事等六位貴賓共同剪綵。

- 主持由巴西如來寺、巴西佛光協會、曹仲植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輪椅捐贈儀式，捐贈對象為巴西貧民。

- 參加由 SE 大教堂與如來寺共同主辦，聖保羅各宗教聯合會與市政府協辦，於聖保羅 SE 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 Dom Claudio，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對話」。提出：一、尊重包容；二、勤勞奮發；三、消弭暴力；四、世界和平。覺誠法師翻譯，千餘名聽眾聆聽。

• 以西來大學及南華大學創辦人的身分，與代表聖保羅大學的 Marcia 校董事，於巴西聖保羅大學共同簽署交換學生證盟儀式，協議未來雙方將從交換學生到交換教授與教學的觀摩，進一步進行交流。

• 應邀至巴西聖保羅大學，舉行佛學講座——「佛法與教育」。並主持葡文著作《佛法概論》「新書發表會」，該書被當地佛教界公認為巴西佛教史上第一部教科書。

• 前往智利聖地雅歌市（Santiago），接受智利天主教聖多瑪斯大學（Santo Tomas）頒贈「博愛」的榮譽博士學位。並為該大學植樹紀念，校方特別邀請該校師生共同簽署「祈求世界和平證盟書」，以表達雙方對促進世界和平的願望。有智利政府部會首長，教廷暨各國大、智利大學天主教大學校長、華僑信徒與學生代表四百人共同參與。

• 在聖多瑪斯大學創辦人 Sr. Gerardo Rocha、校董事 Sr. Jusus Gines Ortega 陪同下，應邀拜訪佛羅里達區（Florida）Pablo Zaraguetle 區長，並為百餘名智利的民眾開示。

• 有感台灣因選舉造成族群對立問題，於聯合報讀者論壇版發表〈沒有台灣人——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一文，呼籲大眾莫為地理情結而造成人際、家庭、社會之間的對立，如此對國家和人民都非幸事。

• 應邀出席於大陸揚州大明寺舉辦之「鑑真大師東渡成功一二五〇年紀念大會」，共有兩岸三地及日本佛教界僧俗四眾參加，大師為台灣佛教界唯一被邀請者，並於會中應邀致詞。

• 主持「觀世音菩薩電視連續劇開鏡典禮」，開示拍攝本片的意義：世上有一種力量是無法抗拒的，那就是慈悲；慈悲沒有敵人，觀世音菩薩所以為家家戶戶所信奉供養，就是因為慈悲。希望本劇發揮社教之功，讓人人都能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 「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應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之邀，前往北京參加「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公演。分別於北京中山音樂堂、上海大劇院演出，大師於會中致詞，獲得熱烈回響，為大陸佛教界締造劃時代創舉，更為大陸佛教音樂發展引發關鍵性積極意義。

• 應中華航空公司李雲寧董事長之邀，前往中華航空公司專題演說「工作與身心的和諧」。

• 應救國團總團部主任李鍾桂博士之邀請，為參加真善美聯誼會「攜手同心慶十五——親愛精誠大會師」的會員開示座談。

• 應邀前往孫中山先生的母校——香港大學，為其佛學研究中心圖書館主持揭幕儀式，贈送墨寶一幅及《淨土藏》、《般若藏》、《法藏文庫》與之結緣。並應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邀請，為師生主講「生活中的禪趣」。

• 應邀主持台東市「日光大橋」及連結道路二一六號道路完工通車典禮。「日光大橋」取自太陽從台東升起，以及鄰近日光寺之意義。

• 應邀前往智光商工講演，講題「生涯規畫」。

• 主持「二〇〇三年國際佛光青年會議」成年禮。

• 應邀為人間衛視與中天電視台合作錄製「與大師心靈對話」節目，共十六集，後由圓神文化結集出版《與大師心靈對話》一書。

• 分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及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禪淨密唱頌講座」。

二〇〇四年（民國九十三年）

• 出席人間衛視舉辦「拈花微笑·戲看人生」人間佛教國際電影展，並與國際名導演吳宇森、大陸名演員張鐵林等進行「心世紀對談」。

• 應國際佛光青年會議之邀，與當代科學神探李昌鈺博士，於佛光山如來殿進行一場「人生智慧對話」。

• 與韓國中央僧伽大學比丘尼教團座談，交流未來佛教發展方向。

• 會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六十八屆執行會議各國代表，有世佛會帕洛普執行秘書、中華佛教居士會理事長黃書瑋伉儷等二十餘人。

• 主持「二〇〇四年國際佛光會亞洲聯誼會」開幕典禮及歡迎晚會，開示與會佛光幹部未來的努力方向：一、對佛教在東北亞的發展，可朝向文化、藝術、體育等方向。二、在南傳地區可用聯誼的方式與當地人結緣，如以英文教學的方式來弘法，可達到交流的目的。

• 結合佛光山梵唄讚頌團與中國佛教協會所屬五大叢林、三大語系的「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分別於澳門、香港、高雄、台北、美國洛杉磯科達劇院、舊金山、加拿大溫哥華等地巡迴演出，擴大佛教影響，並且寫下海峽兩岸佛教交流新篇章。

• 針對三二〇選舉後社會動盪不安，發表〈大和解·救台灣〉一文。

• 應邀參加於高雄縣杉林鄉舉行的「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奠基大典，由樞機主教單國璽親自主持。會後贊助該社福園區建設金五百萬元。

• 獲韓國東國大學頒贈「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 以創辦人身分出席洛杉磯西來大學二〇〇四年畢業典禮，並頒贈佛學教育學榮譽博士學位予東國大學董事長玄海法師（Hyun Hae）。

• 出席由南加州佛教界聯合主辦舉行的慶祝佛誕節大會。

• 會見余政道立委、大樹鄉曾英志鄉長及賴屏鴻鄉民代表，討論宗教法立案與鄉里發展等問題。

• 發表〈我對「世代交替」的看法〉一文，表達讓年輕人及早出頭，未來才有源源不絕的活力與希望；唯有及時「世代交替」，才能與時俱進、生生不息等理念。

• 以創會會長身分出席「中華總會第五屆總會長交接典禮」，由吳伯雄總會長交予新任總會長心定和尚。

• 應台灣大學之邀，為該校師生講演「禪門的自覺教育」。

• 為彰化市大竹排水護岸整建工程，主持完工通車典禮並開示。

• 應陳水扁總統邀請，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委員會主任委員。

• 與遠見雜誌社長高希均教授、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趙寧校長，一同為台灣大學、師範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南華大學聯合主辦「與世界接軌——國際青年論壇」開講。

• 應內政部警政署謝銀黨署長之邀，為警政人員講「法治與人情」。

• 會見馬來西亞、新加坡南傳首座達摩難陀長老、舍利弗比丘大學校長強帝瑪法師、斯里蘭卡法王寺第七代法王、斯里蘭卡比丘、佛教居士會等三十八人，會談中提到：佛教沒有南北傳之分，大家都是一家人，所傳揚的都是佛法，也希望大家團結一心，共同將世界的佛教團結起來，一起為佛教努力。

• 獲泰國法宗派瑪古德佛教大學頒「宗教佛學」博士學位。

• 會見親近溫哥華佛光山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姪子愛新覺羅·毓崱伉儷，開示：人生最幸福的是「無」的世界，因「無」，所以不怕名、不怕利、不怕人，更不怕事，故人生自在、幸福。

• 監修之《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一百二十冊全部出版。

• 由海南島政府專機接送，應邀前往探看「佛教論壇」建設，並提供建設文化園區意見。同時為南山寺種下菩提樹苗，題「南山光輝」，回程時並為鳳凰國際機場題「福天海地」。

• 主持佛光山創辦的南投埔里均頭國民中小學建校啓教典禮，此乃當地第一所由佛教創辦之中小學。

• 獲美國休士頓 Stafford 市市長 Leonard L. Scarcella 頒發榮譽市民證書及市鑰。

•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十次會員代表大會於台灣佛光山舉行，發表「自覺與行佛」主題演說。

• 監修之《世界佛教美術圖典》精華版出版。

• 《迷悟之間》典藏版、電子版、PDA 專用版出版。

• 獲美國拉斯維加斯 Oscar Goodiman 市長頒發榮譽市民及市鑰。

• 首次至西來大學進行遠距教學授課，主講「當代社會問題探討」。加拿大滿地可、溫哥華及美國舊金山、佛立門、聖地牙哥等五地同步收看。

• 應邀為奧地利「全球能源獎」主辦單位頒發「地」獎項，並代表亞洲及文化團體，以「人類與地球同體共生」為主題，發表佛教的地球生命觀與佛教環保觀。

• 為維也納佛光山主持「動土灑淨典禮」。

• 佛教史上首次於南半球舉辦的「國際三壇羅漢戒會」，假澳洲南天寺舉行，大師擔任得戒和尚，有來自中國、台灣、美國、瑞典、紐西蘭、澳洲等十六個國家、地區，二百餘位戒子參加盛會。

• 應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邀請，主講「天堂與淨土」。

• 應大葉大學邀請，主講「學習的人生」。

• 佛光山功德主會首度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召開，為功德林植樹、雲五館、德香樓落成啓用暨老奶奶紀念館致贈典禮作偈。同時提出懷恩館功德計畫，提倡報恩理念。

• 於佛光山傳燈樓會見教廷天主教傳信部部長 His Eminence Cardinal Crescenio Sepe 塞佩樞機主教、H. E. Vincenzo Paglia 主教及 Giuseppe Noto 秘書，由亞洲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等陪同前來。

• 分別在香港紅磡體育館、台北國父紀念館以「佛教的生命學·佛教的生死學·佛教的生活學」為題講演，為人間佛教內容注入新意見。

• 會見國際自由宗教聯盟(IARF)牛津秘書處 Andrew Clark 秘書長、婦女會 Akiko Sekine 副會長、立正佼成會外務部神谷昌道(Masamichi Kamiya)次長、本塚季代子(Kiyoko Kizuka)、Megumi Hirota 小姐、金光教泉尾教會三宅善信(Yoshinobu Miyake)執行長、一燈園西田久丈止(Takeshi Nishida)董事、玉光神社本山一博(Kazuhiro Motoyama)副官司、椿大神社國際部豬熊俊吉(Yuji Inokuma)先生等九人；代表佛光山住持及僧俗大眾，歡迎國際自由宗教聯盟於二〇〇六年到佛光山舉辦大會。

• 出席「二〇〇五年新春麥積山石窟藝術特展」開幕式，會中致詞表示：佛教東傳帶進石窟藝術，形成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與天水麥積山四大石窟，前三者較廣為人知。唯麥積山石窟佛像，具出塵脫俗之美，為其他石窟難以比擬。此次到佛光山展覽，讓台灣民眾不需遠渡重洋，就可欣賞石窟之美。

• 出席高雄市「建市八十年」系列活動，與高雄市謝長廷市長、台灣文學家李敏勇詩人，針對：一、個人在高雄成長的經驗與情感；二、一個國際性的城市應具備那些條件；三、如何深化高雄市民的文化內涵；四、如何消弭族群對立，促進種族融和等問題進行「城市心靈對話」。

• 南亞發生震災，國際佛光會在第一時間分別於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等災區賑災，並發起全球佛光人百萬人同步念佛超薦祈福法會，在台灣的部分於台北道場舉行，由大師親自主持。

上述所舉，只是佛光山大事紀的一小部分，並不包括大師平日的課徒教眾、隨緣開示、報紙撰文、寫作出書、電視錄影、記者訪問、會客談話、電話往來、會議指導，乃至巡視工程、家庭普照、主持法會活動等。此外，大師一生尤其寫下許多弘法新頁，在《雲水三千》影像專輯裡，記錄了許多大師五十年來的創意與第一。以下依時間先後，列舉部分如後：

一九五三年：成立佛教史上第一個佛教青年歌詠隊，吸引無數青年加入佛教弘法行列。以及成立青年學生會，引導在學高中、初中青年學佛，並利用假日帶領下鄉弘法，甚至展開為期四十七天的環島佈教與宣傳影印大正大藏經，以佛曲教唱、放映幻燈片、座談等活潑方式佈教。此現代化弘法，對台灣佛教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

一九五六年：創辦慈愛幼稚園，為佛教界第一所幼稚園。

一九五七年：灌製佛教首張聖歌唱片，全套六張，每張大小十吋，內錄二十首佛教歌曲。當時海內外爭相預約，造成佛教史上空前轟動，並於電台播放。

一九六四年：提倡每月印經，將艱澀難懂的經文採新式標點符號，加以分段、分行，為改進閱讀佛經一大創舉。

一九六九年：首辦大專佛學夏令營，為佛教史上一大創舉。此後每年開辦大專青年禪修營、領導人講習會、短期出家修道會、聯合迎新活動等，帶領大專生學佛。

一九七二年：成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制訂「佛光山寺組織章程」，明訂宗務委員會組織、職權、選罷等辦法，以「集體創作」方式共同發展佛教事業，開創中國佛教走向法制選舉先例。

一九七六年：首辦「老年夏令營」，給予老人佛法滋潤，重建老人的信心，發揮老人的智慧，此為當前社會重視銀髮族之先驅。

一九七七年：編纂《佛光大藏經》，邀集海內外僧俗學者，將歷代藏經重新整理出版，分為阿含、般若、禪、淨土、法華、華嚴、唯識、秘密、聲聞、律、本緣、史傳、圖像、儀誌、藝文、雜藏等十六類。並作校勘、分段、標點、釋義、經題之解說及諸家之專文等，使人人能讀易解。

一九七八年：編纂《佛光大辭典》，歷時十年完成，被喻為「佛教百科全書」，並於一九八九年榮獲國家優良圖書「金鼎獎」。此為研究佛學最佳工具書，今已發行光碟版。

一九七八年：興建美國西來寺，此為第一座國際化十方叢林，被喻為「美國的紫禁城」。象徵著東方精神文明的佛教，傳入偏重科技發展的西方社會。

一九七八年：建立現代化道場佛光山台北別院普門寺，是台灣佛教史上第一座大樓道場，此乃突破寺院設於深山、窮鄉僻壤之傳統。

一九七九年：開電視弘法之先河，在中華電視台製播「甘露」，是佛教史上第一個電視弘法節目。之後陸續製作「信心門」、「星雲禪話」、「星雲法語」、「星雲說偈」等節目，並於海內外各電視台播出。佛教界因而跟進，紛紛利用電視弘法。

一九七九年：「佛教梵唄音樂會」假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自強愛國義演，為佛教音樂進入國家殿堂之始。

一九七九年：率領僧俗二百人到印度朝聖，為期二十一天，為佛教史上朝禮佛陀聖蹟最龐大陣容。

一九七九年：舉辦兒童夏令營，此為佛教界首次舉辦，引導兒童種植善根，培養佛教兒童的氣質。

一九八〇年：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之請，擔任該校「印度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長，此為教育部核准通過，並頒給學位的第一所佛學研究所，開各大學設立宗教研究所之先河。

一九八〇年：首創平安燈法會（燒頭香），之後每年於農曆春節，舉辦「春節平安燈法會」，祈求國泰民安。歷年舉辦有佛教故事電動花燈及國際花藝展等主題，提供新年淨化心靈賞燈祈福。二〇〇二年並以「天馬行空動態花燈展」為主題，突破靜態花燈觀賞，首創世界第一：一實體尺寸高架單軌動態花燈展。

一九八〇年：創辦媽媽學佛夏令營，旨在讓平常忙於家事的社會婦女能有機會學佛，接受佛法薰陶，不斷自我提昇。

一九八二年：與韓國古剎通度寺締結兄弟寺，被喻為傳統與現代結合，彼此在佛法的弘揚、修持及研究上，共同為復興佛教、造福社會的理想努力。

一九八三年：創立佛教文物陳列館（今更名為「寶藏館」），此為國內第一所專門典藏佛教文物的博物館，佔地八百餘坪，內藏千餘件佛教藝術精品。

一九八三年：成立「佛光山施診醫療隊」，送醫療至偏遠山區，創立「服務到家」的醫療網。一九八七年擴大為「雲水醫院」。

一九八四年：獲教育部頒發「社會教育有功人員獎」，為教界獲此獎項第一人。

一九八五年：擔任佛光山住持十八年之際毅然退位，舉行傳法大典，將衣鉢及住持之位傳予心平和尚。寫下「法脈遍天下，分燈傳世界」輝煌史頁，不但是棲霞法脈在台的分燈延續，並且樹立了「民主制度」與「世代交替」的典範。

一九八五年：主講《六祖法寶壇經》於台灣電視公司播出，首開佛教電視講經先例。

一九八六年：舉辦第一屆信徒講習會，分行解二門課程，提高信徒素質，為教界首創。

一九八七年：為慶祝開山二十週年，舉辦「南北行腳托鉢法會」，為期一個月，全程六百公里。宗旨是「走出國家富強的道路，走出佛教興隆的道路，走出人間光明的道路，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一九八七年：接受國防部邀請，至各地軍中監獄巡迴講演。

一九八七年：應馬佛總主席金明長老暨新加坡佛教界邀請，率訪問團二十人前往星馬等地弘法。這是該會成立二十餘年，第一次正式具函邀請國外法師弘法訪問。

一九八八年：首次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八千人報名，錄取千餘名，分三梯次舉行，為中國佛教史上之創舉。

一九八八年：美國別院西來寺落成，被譽為北美洲第一大佛寺，並傳授「萬佛三壇大戒」，計有十六國之三百位僧眾求受大戒，為西方國家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

一九八八年：西來寺主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此乃國際佛教會議第一次在西半球召開，會中並首開海峽兩岸代表同時參加會議之先例，為兩岸佛教首開平等交流之創舉。

一九八八年：率團到泰北弘法義診，深入泰北美斯樂、金三角、熱水塘等地區弘法、義診、賑濟、贈款建診所，並成立佛光山信徒援助泰北難民村建設功德會，為數萬名忠貞中國難胞帶來無限希望和光明，為佛教慈善弘法史寫下新頁。

一九八八年：應邀軍中弘法，率領「中華漢藏文化協會顯密佛教金門前線弘法團」於擎天廳作專題講演。

一九八八年：舉辦「短期出家結夏安居修道會」，讓在家居士有機會體驗僧團生活，為台灣佛教史上一大創舉。

一九八九年：應邀為美國加州州議會主持「新年度開議灑淨祈福法會」，此乃佛教儀式第一次在西方議事會堂舉行。同年並與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在美國西來寺會晤，為顯密佛教融和寫下新頁。

一九八九年：應「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之邀，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大陸弘法探親團」赴大陸弘法探親，與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政協主席李先念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會晤，並對大眾公開演講，寫下兩岸和平交流新史頁。

一九八九年：成立「功德主會」，制定各種獎勵、優惠辦法，以表彰功德主功勳，回饋功德主護持。此「代替佛教報恩」理念，極富創意與人情味，是人間佛教精神之體現。

一九八九年：開香港紅磡體育館佛學講座之先河，舉辦「此岸彼岸弘法大會」，盛況空前，被喻為「香江的一朵淨蓮」。此後年年在紅磡廣開法筵，成為香港年度盛事。

一九九〇年：舉辦世界佛學會考，推動佛學研究，充實生活內涵，淨化社會人心，培養正知正見。會考遍及全球五大洲，百萬人應試，試題以近二十種語言文字印製，並設有無障礙的聽寫試場，及兒童漫畫題庫，為佛教弘法史開創另一新紀元。

一九九〇年：西來寺向美國政府正式申請「西來大學」立案，這是中國佛教在西方國家創辦的第一所大學，二〇〇二年西來大學通過美國 WASC 認證，寫下中國人在美辦學的歷史新頁。

一九九一年：主持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大會，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此為第一個民間宗教社團，大師被推舉為首任會長，慈容法師擔任秘書長。計有三千多人參加。將「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理想，邁向新里程。

一九九二年：應邀至棉蘭 Tiara 飯店大會堂弘法，為首位於印尼公開演講佛法之法師。

一九九二年：和高雄縣政府聯合舉辦「集體佛化婚禮」，由大師福證，共有二十四對新人接受佛教儀式祝福，為佛教史上創舉。

一九九二年：為鼓勵信徒奉行大乘佛教利他的思想和美德，為國家、社會作更多貢獻，舉辦首屆「金佛獎」頒獎典禮。

一九九二年：應邀前往西北印度的拉達克，主持拉達克佛光協會成立大會、佛學講座及皈依三寶典禮。

一九九二年：第一次舉行師姑入道儀式，有二十四位師姑入道，為教界首創。

一九九三年：國際佛光會首創「檀教師、檀講師」制度，開啓佛教僧信二眾共同肩負弘傳佛法的新紀元。

一九九三年：首度舉辦禪淨密三修法會，及發起「淨化人心新生活運動」，推行「七誠——誠煙毒、誠暴力、誠貪污、誠酗酒、誠色情、誠賭博、誠惡口」系列活動。

一九九三年：創辦佛光大學，發起「佛光大學百萬人興學」活動。這是一所注重人文教育的精緻大學，也是集合眾人之力共同成就的大學。

一九九四年：與法身寺締結兄弟寺，由大師與法身寺住持蘇達摩耶提拉上座（PHRA SUDH A -AMAYAN）共同簽署兄弟寺盟約，共有二十餘萬人見證，為南北傳佛教交流開啓新頁。

一九九四年：在南非南華寺親自為非洲黑人郭拉、福度、畢甘度等十人舉行剃度典禮，成為非洲有史以來首批出家眾，為佛教登陸非洲寫下新頁。

一九九六年：於嘉義成立南華大學，為台灣第一所免收學雜費的綜合性私立大學。

一九九六年：主持馬來西亞八萬人弘法大會，假吉隆坡莎亞南露天體育場舉辦「萬人皈依典禮及萬人獻燈祈福弘法大會」，並開講「人間佛教人情味」，吸引八萬人參加，為馬來西亞佛教寫下創舉。

一九九六年：舉辦世界佛教傑出婦女會議，這是佛教界首次國際傑出婦女的聚會，共有十五個國家地區的五百多位傑出女性參加。

一九九七年：應天主教羅馬教廷之邀，赴梵諦岡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進行世紀宗教對談，促進宗教交流，並共同祈求世界和平，使台灣佛教的國際交流向前跨出一大步。

一九九七年：創辦佛光衛視台（今人間衛視）為推動祥和社會、淨化人心，提昇佛教與社會公益形象而創辦。為國內第一個結合宗教、社教及娛樂，並率先在節目裡不插播任何商業廣告的綜合性衛星電台。

一九九八年：於印度菩提伽耶啓建國際三壇大戒暨三皈五戒戒會，這是經由大師聯合達賴喇嘛、錫蘭長老的支持及柬埔寨僧王的肯定，共同發起。目的在復興南傳與藏傳的比丘尼法脈，融和團結南北傳佛教。戒會期中並同時對千餘貧戶賑災，為佛教史上一大盛事。

一九九八年：恭迎佛牙舍利回台安奉。這是經由泰國、西藏、台灣等地的教界長老及世界各國佛教徒代表見證下，大師和西藏貢噶多傑仁波切在泰國曼谷「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總部，進行世界第三顆佛牙舍利贈送交接儀式，同時舉行一場罕見的南、北、藏傳聯合祈安法會，共祈世界和平。

一九九九年：親自率領「佛光山梵唄讚頌團」赴歐洲七個國家弘法，為當地人士帶來優美動人的梵音樂舞。是一趟以音樂文化交流的成功國民外交。

二〇〇〇年：於中正紀念堂舉辦「慶祝首屆國定佛誕節及花車遊行活動」，此乃大師多年心願，幾經努力，積極向政府請願，終於訂定佛誕節為國定假日。陳水扁總統親臨致詞。

二〇〇〇年：主持第一次的「菩提眷屬祝福禮」，有來自十三個國家六百五十對夫妻參加。翌年再度於馬來西亞舉辦，有三百六十八對參加，此活動被收錄馬來西亞紀錄大全中。

二〇〇〇年：首創佛光童軍團，有四十團三百四十四名幼童軍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授證典禮，由大師親自授旗，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會長吳伯雄授印。

二〇〇一年：為建立書香社會，成立「人間佛教讀書會」，總會設於台中光明學苑，今已推動至全球達千餘會。

二〇〇二年：應邀展開為期一個月的「中南半島慈善弘法」之旅，再為南北傳佛教的融和跨出一大步。

二〇〇二年：聯合台灣佛教界到大陸恭迎佛指舍利來台，以「不涉政治」、「純民間活動」為定位，促進兩岸情感和友誼為宗旨訴求，創下兩岸宗教間接直航範例。此舉不僅促成台灣佛教界大團結、大融和，也使兩岸人民建立了和睦友善的交流典範。來台三十七日，共有八百萬民眾瞻仰禮拜。

二〇〇二年：舉辦「星雲大師佛教唱頌講座」，融和傳統與現代，運用敦煌變文中的講述、唱頌、梵唄三者合一方式，以文學與音樂饗宴大眾，寫下了新的弘法里程碑。

二〇〇二年：發起「媒體環保日、身心零污染」活動，呼籲媒體奉行「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及「不色情、不暴力、不扭曲」三不運動，喚起媒體自律，還給閱聽人一個乾淨的社會。

二〇〇三年：舉行「佛陀紀念館」安基典禮，佛陀紀念館之興建，具有創造台灣經濟成長，積極建設社會，淨化人心的時代意義。此座融和古今與中外、傳統與現代建築，是全世界人類的精神指標與堡壘。

二〇〇三年：出版《雲水三千》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紀念影像專輯，首創教界弘法傳記體裁。

二〇〇四年：大師創辦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獲得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成為極少數由華人組成的國際性 NGO 組織之一，並為聯合國組織中，唯一中國佛教民間團體。

以上之所以列舉這麼多大師的行事，主要是為了說明「人間佛教的行者，不只在於說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做了什麼」？大師一生所作，如大陸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所言：「當初佛陀未能完成的事，星雲大師都已完成了。」（〈人間佛教的改革創見大師〉）大師不但是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家，也是弘揚人間佛教的教育家，更是實踐人間佛教的宗教家。大師的人間佛教既有義理思想上的理論根據，又有實踐方法上的善巧方便；如高希均教授說：「星雲大師是一位果斷的、身體力行的宗教改革家，是一位慈悲的、普及佛理的創意大師，是一位博愛的、宗教生活化的教育家。而改革來自大師的決心，創意來自大師的用心，教育來自大師的愛心。」（《傳燈·序》）

大師一生之所以能夠自始至終堅持信念，為實踐理想而成就如此常人所難企及的偉大事業，如《中國時報》在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前夕所作的一篇報導說：「從古至今，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我們很少見到一個宗教團體在短短三十年間，能夠有這樣一個全方位的成長，

對於國家社會人類，又是這樣無遠弗屆全方位的關懷。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你立下如星雲大師一般恆久不變的大願、大力、大慈悲，就能夠堅持下去。」誠哉斯言。